

全國女學生文藝

2180E



8951149

838

8214

全國女學生文藝

(一) 小說

- 幻滅的愛.....憶痕
- 疑忌.....李蘊璧
- 潛伏.....李蘊璧
- 更夫.....巢瓊芳
- 一個飄泊的女子.....康佩英
- 兒時的片段.....劉雪人
- 海邊.....白秀然
- 佩琳.....張潔蓮
- 給我的母親.....姚麗娜
- 歸.....李達孝

沈媽	謝君閣
橋畔	蘭 史
逃婚	白素然
怎麼辦	徐秀聰
夢境	錢飛雲

(二) 散文、隨筆、小品、

早飯後	葉淑華
在麗文幕上	葉淑華
杭州迴憶	黃學珠
析聲	王文藻
頹閣	焦亞男
十品八則	憶 痕

聞雁·····	孫文蘭
聞雁·····	吳美華
聞雁·····	饒育英
卅年之後·····	洪琢玉
誤會的笑話·····	胡京英
過去的迴憶·····	吳玉彰
刻苦與享樂·····	沈玉賢
零星·····	沈玉賢
月夜簫聲·····	康佩英
思友·····	陳麗平
憶貝姊·····	李浩
春假記游·····	白紅
過去的波浪·····	湯堅石

我的素描.....楊鏡觀

我想.....金韻初

讀「藤和小松」詩有感.....毛祖真

在校中.....鄧紅影

(三) 詩歌

戀歌二章.....李蕙田

慈母.....胡純菊

月.....憶痕

酸.....憶痕

送春.....陳忠鑾

給——.....蘇惜秋

思親.....李蕙田

聽中秋簫鼓.....	伊麗娜
秋夜憶人.....	伊麗娜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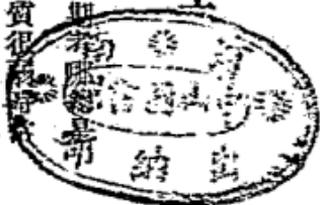
幻滅的愛

蘇州職業
女子中學

憶痕女士

陳小英是一個活潑漂亮的中學生，她的天性，非常穎悟，她在校裏，無論是月考，學期考，學年考，都名列前茅。校裏底先生，沒有一個不贊揚她的既美且慧。笑起來微暈着兩個酒渦，不過體質很弱，給病魔纏繞着，所以人家替她起了個綽號叫做聰敏病西施。她住在K城S街上，家裏除了祖母和母親之外，還有一個老嬸婦，和一個小丫環，叫小英的，一共五人。她的父親，在S埠O書局裏做編輯，一年裏只有一二次回家的機會。家裏一切事情，全仗她母親操着，祖母已經七十六歲了，蠶絲似的白髮，佈滿在她的頭上，一臉底皺紋，在她笑的時候，好像電車路似的；她時常用了慈祥懇摯的臉色，和顏悅色地講故事給鄰家底孩子們聽。小孩們聽見她來了，簡直像見了天神一般；她對於小英，格外歡喜。親戚們送了東西給她，她總不吃，非等到小英放學回來一起吃不可；不過對於小英進了男女同學底學校，她絕對不贊成的，但是她不忍逆了小英底意志，而且小英底母親，也十二分的贊成這只學校。

在炎陽呈驕的暑天底晚上，小英和着慈祥的祖母，和善而能幹的母親，到圍庭裏納涼。隱約地有



一個穿着淡藍色西服底少年，遠遠地偷窺着她；伶俐的小丫環，執着一柄宮扇，輕輕地細細地替她搥着。

疏疏的星豆，擺着淡淡的，彎彎的月兒，照耀得屋角簷下掛着的蛛網，閃閃地發出白光。在濃糊的光芒下面，小英和她的母親，小丫環，三角式的坐着縱談。一回兒，烏雲慢慢地行上來，快要把月光籠罩住了！母親蹙着眉兒說：「好好的天氣，又要下雨了。小英，我要到祖得房裏去，看她牀後的窗，有沒有關？你和小芙，坐一回就進來吧！」「好的，母親！」她低着頭說。母親匆匆地裏面去了。四週底空氣，仍舊恢復到原來沉靜的地位；大地似沉沉地死去了。活潑潑的益兒，一對一對用力地繞着她的四週飛舞，牠們似乎曉得天公快要把无情的雨珠，密灑下來了，都很驚慌地鑽到草叢裏去躲着。忽然拍的一聲！小英吃了一驚，只道是那裏傳來底槍聲，却聽得小芙格格地笑着說：「小姐你來看呀！這裏有一對螢火蟲，一前一後的馳驅着；前面的好像怕羞的女孩子似的狂奔着，後面的好像捉拿逃犯似的緊緊地追趕着，我看牠們飛得有些疲乏了，可是牠們仍舊繼續地飄盪着，好像不怕狂風暴雨，快要來侵犯牠們似的；我的癢癢的手，等得不耐煩了，不管牠們願不願，一起捉了來，小姐請你快來發付吧！」小英灰白的臉色，慢慢地轉紅了，微笑着說：「凝丫頭！你用了粗魯的手段，處在一對可憐蟲身上，怕不要備牠們

斃命牠們和你無讎無仇，何苦這樣的束縛牠們？小美快放了牠們，讓牠們恢復到原來的自由吧！小美急急的說：「不！小姐！我想把牠們繫在彩絲底兩端，替牠們做撮合山，使牠們永久地愛着戀着，度着甜蜜的幸福生活。小姐你是素來富於情感，我常想不知誰家底有福兒郎得到小姐的垂青，讓我這苦了頭，喝一杯喜酒，在姑爺面前，領些賞賜。怎麼今晚小姐的性情，忽地變了起來？」「呀！小美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你不是病了嗎？好！我把你送到瘋人醫院裏去醫治吧！」小英發怒地說。「小姐！我……我沒……沒有瘋……瘋呀！」小美驚恐地說。那末，你以後說話要留神些哩！難道你不知道廟垣有耳？要是給人家聽得，不是要弄成笑話？你要曉得，勉強的結合，是得不到幸福的，在現在的潮流裏，非得改革不可。你往常不是恨太太老爺底頑固，到了極點，難道你也要蹈他們的覆轍？」小英嬌聲地說。「是呀！小姐！我悔過了，請你恕我吧！」小美柔聲地說着，一面蹣手蹣腳地跑到矮牆邊，放螢兒去了。她瞥見矮牆底虛隙外，一棵大樹下花叢旁邊，伏着一個人也似的東西，她驚極了，斷斷續續地喊着：「小……小姐……這……這裏有……有賊……快……快來……來吧！」小英不慌不忙，風吹柳條似的，翩翩地走去說：「喂！小美什麼事？大驚小怪！」小美驚疑着說：「奇怪！我方才明明看見有個人，伏在樹下，一剎那間不知那裏去了；她邊說邊跑到牆邊張望着。」

次日納涼的時候一個雪白長方形的洋信封，居然發現在小美底手裏。「小姐你看呀！這不是——封信嗎？」說着，就把牠遞給小英。小英接了一看，只見信封上寫着，「呈陳小英女士玉展，名內詳。」她驚奇極了，這娟秀的字跡，似乎曾在那裏看見過，呀！好奇怪！要是和我同名姓的人遺失的，那末，沒有這樣的技巧，或許是人家有意捉弄我，那倒是進退兩難。結果，她的顫動着的玉手，輕輕地把信封撕開，一副淡綠色馥郁的芳箋，展開在她的眼簾裏；她張惶的向四面望着，恰巧一個人也沒有，她就借匆匆地暗隨着。

「小英女士：

在友人們提起了你的芳名之後，着了魔似的我，時常在夢魂裏驚叫着。

那天在展覽會裏，得觀芳容，那一種溫柔旖旎的嬌態，實在非我的枯筆，能夠描寫得淋漓渾致。呀！我的神移了！心蕩了！似乎我的魂魄，脫離了我的軀殼；也許已經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我自信我的眼福，真正不淺呀！

神魂顛倒的我，願意犧牲一切，永久地伴着你，所謂「願作鴛鴦不羨仙。」我大概也有這樣的幻想吧！

在你納涼的時候，你大約也彷彿覺得有人正在偷窺着你呢！可笑你的丫環，把他當作竊賊，不錯，他的確是一個梁上君子，但是他的欲望，和普通小偷底心理，絕對不同。你試猜一猜，他究竟是誰？在你靈敏的思潮裏，一定要嘲笑我的愚鈍，這有什麼神祕？當然是寫信底人了。講到普通小偷的目的物，不外乎金錢兩字；他卻只要偷你的如花似玉的容貌，天真爛漫的態態，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裏，做一個紀念品。

我知道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不過我被那情潮的衝動，自己不能遏制自己；終於冒昧地開始把那顆整個的，渴慕你的內心，——一顆赤裸裸的熱心，貢獻到你的面前；希望博得你那微微一笑，同時請你不要當作平淡無味的信札看待，那末就是我的大幸了。

女士！我現在用了懇懇的口吻，請你在日內，把你的意見發表出來，讓我細細地研究一下。我知道女士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女子，看着我這一片苦心，大約總不會責怪我吧？同時，總不致置之不理吧？

晚安！

渴念你的朱劍明手上。 七月八日午夜。

似乎她看完了，把牠摺疊好了，放在內衣袋裏。「小姐看完了嗎？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小美懷疑地說。

「沒有什麼，我們進去吧！恐怕太太惦着我呢？」小英很催促地說。「小姐真的嗎？你真聰敏，說謊都學會了；不過別人可以被你瞞在鼓裏，你也想把我的瞞過，恐怕不容易吧？好！我就代你守着秘密；不過，你自己也得謹慎一些，老爺太太不是好惹的呀！」小英很正經地忠告式的說着。小英有些不耐煩了，握着小英底手說：「時候不早了，我們進去罷！」

炎燄的陽光，跟着自然界的一切循環着；牠把那撐着的大火傘，收了下來，換了不冷不熱，溫和的光度，環照着四週底大地。小英底校裏，照例開始上課了。在行開學禮的那天，她忽地發見男同學裏，來了一個面不相識的。穿着西服底少年，用了他的眼角瞟着她；她偶然抬起頭來向他一看，卻巧他正在看她，那時他倆的目光，成了兩條直線。她的臉上，不知不覺的飛起兩朵紅雲，微暈着兩個酒渦；她的頭，慢慢地低下來了。幸虧旁的同學，都注目着臺上的名人演講，終於被他們遮掩過了。在散會的時候，她聽得同學們喊着朱劍明底名字，她心裏更是吃驚，她懷疑着同學們，已經知道她的隱秘吧？不是的！一定是我的誤會；大概他們都認得他的，我又何必這樣的多疑呢？

流水似的光陰，一刻不停地過去了；他倆已經經過了兩次月考。那天上課時候，主任先生，報告學生們月考的成績，小英又是 First，劍明倒是 Second。這時他倆的心裏，包含着說不出的快樂；他倆

的目光，同樣的注視着書上，不敢斜視，恐怕引起先生和同學們的猜疑。鐘……鐘……鐘……下課鐘響了；散課以後，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好呀！真是一對兒！功課又好，面孔又漂亮，實在使我們飽羨呀！」他倆怕羞的臉上，禁不住飛起了四朵粉紅色底彩雲，低着頭跑開了。

疏疏的竹林裏，掩映着一對人兒，在輕輕地細細地談着。善妬的風姨，鼓動得修竹搖擺着，發出鏗鏘鏘的聲浪；夾着禮拜堂底鐘聲，遠遠地調和着，好像替他們奏着哀悼的樂聲。那女的低低地顫動地說：「劍明！上月我們受了同學們底冷諷熱嘲，也很夠了。可恨那癡妄的T，他竟大膽地寫信給我，要我允許那欄……要求；不過，我是絕對地不愛他的，無論他怎樣愛我，我總不願意和他談一句話；所以我立刻就回信去拒絕他，並且把他大罵一場。因此，他悻悻了，他把我們的事，寫信到S埠去，報告我的父親。這些話都是他的同居M女士，告訴我的。昨天父親來信，大概說：「本來我不信任T的話，可是這個孩子，素來很老實的；大概他不致騙我吧？這也是他的好意，我應當謝謝他。小英呢，我一向很溺愛她，把她的膽子漸漸地放大了，竟去愛上了劍明，使我丟臉，人家一定要說我沒有家教，可是我一向被她們嘯在鼓裏；這都是做母親的蔽護着她，否則，她一定不敢的。唉！我真氣呀！想不到我們清白的家聲，竟被這不肯兒躡蹀到這個地步。現在的女子，太無體統了，有了一些智識，就和人家談戀情愛，要是雙親

不允，罵了她們幾聲，她們連父母撫育的恩惠都不顧了，背着後咀咒着：「老不死！我要你管嗎？」唉！像這樣的孩子，將來還有用處嗎？小英這孩子，本來很怕羞的，自從到了那男女同學的校裏，就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我也不得不把父親的手段放出來，從今以後，不準她再去讀書。要是她不肯，我就把她當作罪犯似的監禁起來。」她哽咽得不能成聲了，淚珠忍不住流出來了；她噓了一口氣，繼續地說：「呀！劍哥！父親不許我讀書了，怎麼辦呢？他聽信了T底讒言，竟把他心愛的女兒，忍心丟到失學的陷阱裏，不過我是不怨他老人家的，我只怪自己命運的不濟，使他老人家爲我生氣。從此請你不再愛我吧！」
「嗚！英妹！你說什麼話？難道爲了T底破壞，我們就這樣的俯首服從嗎？使我們將來的幸福，同歸於盡嗎？你一向很有卓識，是我所最欽佩的。怎麼說出這種話來？真使我嘔氣！」劍明氣急地說：「哥哥！你不要動氣，我以前已經把你就誤了，難道再要就誤你將來的前途嗎？這是我愛你而發出來的內心裏底話，請你諒解我吧！哥哥！我愛你，我永久地愛你，就是石爛海枯！我的心也不變的！總之，我愛你的心，比任何人要利害。」英笑着說：「對哪！英妹！這才是我們的真愛哩！像T這樣的人，好像可怕的荊棘；要是一不留意，被他刺着了，那就危險哩！英！我們非得努力的把他剷除不可，那末才可以度過愛河，達到彼岸。我們努力吧！」他逼視着英說：「劍哥！你的話，果然不錯；可是事實上不使我們這樣，我覺得這是虛幻的。」

哥哥！恐怕不能如我們的願吧！不過已經允許你了，無論人家怎樣的施出辣手來離開我們，我總不會被他們誦盛的。」是呀！英妹我愛我的心，完全貢獻給你了，你總不致再疑心我吧？妹妹！你不要哭了，保重身子要緊！你氣壞了，叫我怎樣呢？他慢慢地抽出手帕來，輕輕地替她拭着淚痕。他想到了父親曾經說過，要把全家搬到Q省去，禁不住那久蓄着的淚泉，偷偷地像潮水般的湧着。不情的天公，下起雨來了，他倆不得不揩乾了臉，底淚痕，攥着手，慢慢地走到林外，依依不捨的回了幾次頭。

她不到校一個月了，主任先生時常很懷疑的問着劍明：「爲什麼小英缺了一月課？她還要來嗎？」「先生！我不知道，聽說她正在害病呢！」他每次總是這樣期期地回答着。同學都抿着嘴嬉嬉地笑他，尤其是T，昂着頭，猙獰着臉，哈哈……哈……哈……的笑個不住。他覺得很是不好意思，垂頭傷氣地跑出去了。先生似乎知道得很詳細了，後來就不再問他。

碧絲的垂柳，不住地向着路人點頭，似乎說：「春來了！快玩吧！春來了！快玩吧！」劍明百無聊賴地睡在沙發上，呆呆的出神，想到她和我半年沒有見面了，我如果長久的想她，恐怕要成病了？不知她也有同情同景嗎？蔭蔭間跑到了S街上，仍舊從矮牆凹窟的地方，望進去，彷彿小英在她的小書房裏，斜臥在一張用白竹布套着的沙發上；那蘋果色的玉容，已瘦了許多，不過那兩個酒渦，卻深深地露着，雪

白嫩藕似的手臂，枕着她漆黑的頭髮，胸部微聳着……他心裏想，可惜我不善武功，否則倒是一幅絕妙的美人春睡圖。地下還丟着一本小書，他有千言萬語，要向她訴說個罄盡，她卻靜靜的睡着，做着她的甜夢。他鼓着勇氣，從牆隙爬了進去，湊巧沒有人看見他，他輕輕地把門推開，掩了進去，再把牠闔上，她依舊沒有甦醒，他想把她喊醒，可是又不忍捨棄她甜密溫柔的睡態，同時又戀着四週的靜意。他終於走近了她的身旁，蹲着腰，抱着她的粉頸，輕輕地吻着。她驚醒了，睜開眼來，轉動着那對烏珠似的秋波，儘量地看着他——睡夢裏也想着的他。她紅着臉說：「劍哥！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怎麼這樣冒失？我們看見你進來嗎？啊！你聽，什麼人來了？快放手吧！」但是他似乎沒有聽得，仍舊緊緊地抱着她；她急極了，把他狠命一推，他幾乎跌了一交。他的耳鼓裏，隱約地聽得，遠遠地有人走近來的腳聲，呀！外面果然有人來了！他有些慌不擇路，就從窗口扒出去，一不小心，不料跌了一交。他吃驚似的睜開眼來一看，那裏有什麼小英？自己仍舊躺在沙發上，却原來是做了一場幻夢。

他在一個夏天的早晨，隨着他家裏的人，到C省去了。他要想跑去和她泣別，不過時間不能等他；而且她的父親，也在家裏，很嚴密的看管着她的行動。他倆終於這樣無聲無氣地別了！——淒涼酸楚的別了！

疑忌

東省特區
第一女中
李沐璧

是一個六月的早晨，太陽纔從東方探出頭來，窺間的小鳥們看見太陽哥哥出來了，大家都出窩歡迎。一陣噪雜，把睡在牀上的國棟從夢中驚醒。他用蒼蒼的睡眼去，望那壁上的時計，已是七點一刻。就連忙披衣下牀，照常做完了他每早必做的事，走到衣架取了帽子和制服，穿戴好了，又刷一刷皮鞋，便窸窣的走出屋去。當他走到大門的時候，一個老僕問他道：「少爺！今天校中不已放了暑假嗎？這清早還到那去？」國棟道：「今天是學生聯合會的會期，我是要去赴會的。」說話之間，他已出了大門，一直向東走去。不過十分鐘的光景，國棟已走到S街的盡頭，一轉角便是U街了。當他轉過牆角時，只見一個少年與自己穿戴着同樣的衣帽，皮鞋，立了一個門口，正目不轉睛的向這邊望。這是一個年紀不過廿歲的少年，他的相貌非常魁梧而且磊落。令人一見就能知他是一個精明的少年。原來這少年正是國棟的好友子民。子民一見國棟來了，是他正盼望的國棟來了，他便急忙搶上兩步，攥住國棟的手，一面瞅着他說道：「老弟！你怎麼才來呀？令我等了好久！時候不早了，咱們去吧，我也不讓你到家了。」

於是二人攜着手向東去了

在N高中的一個辦事室裏，坐着許多男女學生，他們和她們都穿着各各學校的制服，到這N校來參加這學期末次的學生會。主席子民致詞後，記錄員國棟又讀完了記錄，就該各校代表發表意見了。這時一個穿白上衣黑裙子的女學生出來演講。她那流利的口齒，正大的表情，和那斬釘截鐵的纏調，使任何好搗皮的份子也不得不傾服的。人們的眼光都注到她的身上。她是一個那樣窈窕的少女，蘋果式的臉上，稍帶着笑容，很自然的在說話。她說完了，在欽佩的掌聲中回到原坐。叮伶！叮伶……叮伶散會了，人們都蜂擁走出N校。惟有該校的兩個高才生子民國棟還在操場上徘徊着，談論着。原來他二人還在贊佩着那女學生的演說！

一間小小的書齋裏一切都呈着沉靜。這屋中的布置雖不是時新的物件，却也整潔不俗。靠南面的玻璃窗內，按設一個小公事桌，這桌上除了各種文具和幾本洋裝書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兩旁有一對孫椅。子民獨自坐在右邊的椅上，兩手托着頰，兩肘支在桌上，低着頭正在沉思。一件使他最難忍

受的事。在他腦海影院裏射出：「那是放假後的第三天，子民在家無聊已極，他便到國棟家去。一進大門，他心扉陡然一動：「呀！國棟不是出來送客嗎？怎麼T校的代表褚婉秀、國棟和他妹妹哦國珍和婉秀雖是同學，但平常是總不往來的？怎麼今日連國棟也……」

「子民兄！」他正在疑思的當兒，忽聽國棟的呼聲，只得走上去與她們招呼一下。褚婉秀和他點一點頭，就辭別去了。於是子民國棟、國珍三人便同回到國棟的書房。「嚇！好鮮明呀！好漂亮呀！」子民不禁含着妬意的喊着，他細細的打諒，粉白的壁上新掛了許多字畫，——這字畫多半是名人筆跡，還有幾張是國棟親筆寫的，——兩個火磑裏插滿了丁香，刺梅，真是花氣襲人。窗帘，櫥幕，台布，椅圍，以及地毯，一切都表現新鮮整潔的彩色；他又轉注向國棟身上，只見他穿着一身新製的西服，淺藍色的上衣，配着米黃色的褲子，烏黑的學士頭，炯炯的發着油光，襯托着他那張美麗的臉。他不禁忌妒橫生，覺得這樣一切的裝飾，都好像預備好了爲迎接貴客一般：「國棟！今天仙人光降，是仙風吹落的？還是彩輿迎接的？」他一面歪在一張沙發上，一面苦笑着問：「子民哥，她是我的朋友，是我請她來的，並且介紹給我哥哥見見，因爲我知道你們都很欽佩她。子民哥若是早來一步，也能有機會同她談談呢，可惜她有事忙走了！」國珍似乎看透了，他的隱衷，沒等國棟出聲，她便這樣答他。他坐了一會，覺得很無味，便立起身來就走。他竟沒顧國棟。

對他的情景如何，只一路思想着望回走。「啊！國棟會同我屢次贊嘆她的才氣，學識，實在是T校的傑出者，我又何嘗不是同樣的敬愛她呢？不過沒有當他露出痕跡吧了！啊！好呀！現在他却借妹妹的光，私自同她交接起來，今天若不是我親眼遇見，他一定總瞞着我呢。——也許是他妹妹約來的，他不知道真糊塗！那不是顯而易見當我問他的時候，他不是紅了臉，沒有回答，還是他妹妹給遮掩的嗎？」他這樣的胡思亂想，走過家門還不知道。」

一片過去的影戲演完了，現在的幻想又萌出來：「今天又是四天過去了，國棟仍舊不來找我啊！他得了新交，並且是個美而多才的女子，一定要忘掉我這故人哪！嗟！什麼忘不忘的，真是嫌我礙事吧了……」他正在這樣揣想，忽然門啓處，進來一個人，「盛少爺！」那人的呼聲打斷他的念頭。他抬頭一看原來是華公館的聽差。「你作什麼來的？」他站起來問。那聽差遞過一個條子道：「這是我家少爺命我送來的，請閱過了，我好回話。」子民點頭，看那條子上面的字：「子民！吾兄！自彼日見兄似乎帶氣歸家後，弟下午即思小恙，始則冷，繼之以熱，一若時疫。故弟此數日之光陰，皆消磨於病中矣。日盼兄臨，都成夢想！實堪痛心！今略覺清爽，特草此相約，望兄速來一敘，以慰我懷。弟國棟啓。」他看完這短簡，便立刻發生一個感想：「國棟原來是病了！我却錯怪了他！」瞬他又自決道：「不難道我那天親眼見的也

錯了不成？他的心只在她身上，我還戀這樣朋友作什麼，他盡有人守着我決不去看他！他在抽屜中拿出紙，握起筆來，很有氣的毅然寫了八個大字。「今日無暇，恕不奉訪！」「回交你家少爺！」他給聽差遞八個字，這樣對他說。那聽差接了鞠躬而退。

國棟在臥室中大銅牀上斜倚着靠枕。他手裏拿着一張紙反覆的看那上面的幾個字。一會兒他忽自言自語的說：「他平日待我似親兄弟一般，我這次有病，而且還去約他，他爲什麼却這樣毫不關心的回答我呢？也許是他忙？他這時有什麼忙事，我却想不出！況且即使他在怎樣忙迫的時候，一聽我有病，也一定要不顧一切的來看來呢！那麼我獲罪於他嗎？我倒不知因爲何事，唉！真令人難測！」一陣陣的煩燥，使他初愈的精神，受了非常的損傷，他覺得週身的熱度又增高了，實在支持不住，只得又倒下去。這兩日他屋中本來是不離人的，尤其是他的奶姆劉媽，一時三刻的在他旁邊照護。這時恰巧進來了，見他又倒在床上，兩頰緋紅，雙目緊閉的喘吁着。她驚叫道：「少爺，你又害了病嗎？」她連忙倒一杯檸檬水送到他的唇邊。他一氣喝下，覺得涼爽些。但是不過半個鐘頭，熱度又攻上來了。他的奶姆無法，只好連忙去通知國棟的母親。

國棟雖然週身被熱燃燒着，心中却還清醒。他聽着繼續的扶梯響聲，正是有人一步步的下來，便知是母親來看他。——原來國棟的母親李氏，是一個名門的閨秀。她的父親是一個在家休養的老紳士。那老頭兒雖然是詩書滿腹，但他的陳腐固板氣，也不減於詩書那樣多。所以她自幼便尊嚴命，把一雙腳裹得小小的瘦瘦的，走起路真是費事。她自從十八歲嫁給華家，至今已四十多歲，只生國棟國珍兄妹兩人，自是非常珍愛。這時國棟見母親這樣辛苦來看他，滿打算起身去接，怎奈四肢麻木，已剛一起來便又倒了。正掙扎間，她已來到床前，就坐在榻側，搔着國棟，叫他不要動。並且娓娓的問他何處痛苦。關心注目的撫摩他的全身，從頭到腳沒有一處不摩到的。那種憐愛慰貼的情況，真是一幅絕妙的慈母圖。就是旁觀者也覺得這時的國棟，一定被慈母的安慰把病魔驅逐不少，那實受者的感覺，當然更不言可喻了！

五六天以後國棟的精神又復原了，他又思及子民的回簡和義意。他胡思亂想，完全是痛苦和糊塗。最後他想起好的解決法，就是去見子民，求他當面的解釋。

「彭彭彭國棟來到子民家，見大門關着便敲幾下。『誰？』他跨出裏面是子民的聲音在問，就說：

「是我快開門吧！」「呀！你是誰？我和你素不想識！」「唉！子民哥哥！你何必如此見棄！請開門吧！」
「我委實不知你先生是誰呀？想是我找錯了門，請到別處打探吧！」「唉！我怎會找錯呢？我就是找你
盛子民的，哦！你說你委實不知我是誰，難道幾日不見，就不識我的聲音了嗎？唉！那裏是我認錯，實在是
你不願認我罷了！哥哥呀！你今日若不讓我……進……門我就……死在這……裏也……不回……去了……」
國棟說話時，起初是激昂的，後來就變成低哀嗚咽了。任門內的子民是如何硬的心腸，也要披動一下。
「嘩啦！」大門開了。子民就趕緊的跑進書房去，國棟追進來。看見子民背向着門在揩淚，就繞道到他
面前，向他深深的鞠了個九十度躬。子民也不自然的點了點頭。但當他眼皮一抬時，很驚的發現了國
棟瘦瘦了的飽滿的臉上，已高高露出體骨；靈活的眼也深陷而失了光彩；白晰的面皮，却似蒙了一層
黃而且灰的土。這種種的徵象都足以見出他是病過很重的。國棟直起腰來，使用他枯瘦的手，去握子
民的手。二人這樣握手的站了許久，沒有一句話說。這小室中的空氣，只是令他們連大氣都不敢喘的
那麼緊漲。「你乏嗎？坐下好了！」子民首先打破寂靜的空氣，國棟接着似問似告的說：「哥哥！你為什麼
給我那樣的回簡，使我絕望？你為什麼這許多天沒到我那去？我病中的苦惱你知道嗎？」「我因為見
了你的大筆，知道你有病，但是我不去也沒什麼要緊，只要有膩友伴着你，用我作什麼？至於我奉覆的

幾個字，也算不了什麼，不過給來使做個證據罷了。」他這樣冷冷的答話，真令園棟悲慙已極。「哥哥，請你指示明白，究竟爲什麼事我得罪了你？這樣的答話，真叫我難堪！誰是我的朋友？除了你已外還有那個？我自己怎不知道請你指示明白呀？」子民冷笑道：「哼！問我嗎？我那裏曉得！你只問王女師的就好了。」園棟想了一會道：「啊！我明白了！哥哥！你忒多疑吧？你是不是因那日王校裙綺秀從我家出去，你生疑了嗎？」子民紅了臉道：「不敢從你家出去與我何涉？」園棟哥哥！我還沒說完哩！你若確是因那事生氣，你可是把我冤苦了。她是珍珠約來的，你怎……疑我呢……我若是有那……事無論什麼秘密我也不會不告訴你呀！但是……」園棟妹妹約來的，爲什麼……要……你送？」子民囁嚅着說園棟急道：「珍珠不是說過嗎？她介紹給我見並且在我屋坐來我當然不能不送了。」是呀！你原無意把書室收拾那麼清潔，自己打扮那麼美麗，却更無意中接見了王裙，這真是可喜可賀的緣分。你應該告訴我，也賀賀你才對，爲什麼見了我就給我一副冷臉，連句話都不屑同我說？就是得了新交也不至立刻就那麼高貴起來不認認人呀？」園棟環脚道：「哥哥呀！我的好哥哥！我盼望你不要這樣冤苦我吧！我心惟有對天可表！我若真的和他定交，何必瞞着你呢？我又怎能瞞着你？那天確是珍珠介紹我，無意中和她見面的，至於室中的陳設和我的衣飾，那是我的錯處，忘了告訴你，以至湊巧引起你的疑感。」

但你也許是因爲心疑，就那麼糊塗了？不然總也把我的生日忘了呢？我那天非常高興，收拾好了，正想請你：不料她來了。及至她走了，恰巧你就來了，我正很歡喜的招呼着你，並且打算同你做整天的快樂！誰知你進門就那樣怒衝衝的把我也懣怔了！唉！真是愈弄愈錯，直把我弄到如此地步……」「好呀！你倒賴上我了！你自己要有病，怎能說我弄的？」子民說這話時，顏色已變和緩，而且笑着了。大概因爲他的疑團和忌意，都解開了吧？所以拿這話來遮掩。「哥哥！你那裏知道當你怨我恨我的時候，我正燒得要命。那天給你一筋，是病稍好了，打算約你伴我消遣消遣。及至聽差給我你的回簡，我看了以後，刺心已極，初愈的病便又完全發作了。不知你寫的時候，心有多麼狠來？現在讓你看見，又當作何感想呢？」——今天我又算好了，所以鼓着勇氣來見你，現在都明白了，望你從今此後再不要那樣多疑，而使我難堪吧！好哥哥！了解我吧……」國棟說着哭泣了。子民靜聽着他的語聲，連氣也不敢出。這時他還在出神，明有所思。及至見了國棟這種情形，他長嘆一聲，那眼淚隨着聲音奪眶而出。猛舉起國棟的手，放在自己唇上，狂吻幾下。嗚咽說道：「國棟！我真負你！我真不當那樣疑忌你！我不當刺激你！使你大病！現在我悟了！我知道那疑忌是個起禍之根，是我的仇敵，牠滅沒了我的聰明！我悔了！我現在悔了！國棟！你肯原諒你這犯罪的哥哥嗎？啊！國棟！親愛的弟弟！」——我原諒你了！我不要再怨你了！親愛的哥哥！」這

時二人的臂張開了互相接住了頸項！

太陽在空中表現他們的熱情，薰風將他們的愛吹遍了世界。鳥兒們在唱着慶祝之歌：「親愛呀！哥哥！弟弟！親愛呀！永遠親愛！再不發生疑忌！」

一九三一，六，十五，脫於哈一中教室。

潛伏

東省特區
第一女中 李蘊璧

D校開學的前一天早晨，中東東照例停在互埠的站台旁，在許多男女老少擁擠的常見，也一前一後走下兩個學生。在前的是個妙齡女郎，後頭的一個是俊秀的青年，各人手裏都拿着皮包和別的零星物件，一望可知是從外鄉來此就學的風塵游子。

她那輕盈的步履，窈窕的身裁，在在都足以引動身後者的注意，他看她拿信紙將付郵的物件取出，便乘了一部馬車逕向D校那條路去了。他想——本校的女同學也沒有許多，怎的從來沒見過她

呢？——自己想着便也叫輛馬車，載着東西隨後向D校去了。

D校的規矩，住宿生入校，必需報到，他一入訓育課的門，就看見她在那報到。由她的報告中，知道她原來是個新來的插班生，並且所插的就是——文科二年——自己那班。他不自知爲什麼，忽然感到一種輕快的適意，就好像熱望的事情成功了一般。

校中已正式上課了，於是他開始與她同堂受教。起初他已很感到她的美了，不過不知她是否是一個繡花枕。及至日久領料了她那清脆而流利的講讀外國語，和私自拜讀過她的美妙文章。才深深的知道她是一個不但秀外而且慧中的少女。看她那黛柳般的眉，澄澗般的眼，球，隱在長長的睫毛下。高高的鼻子，很端正的懸在櫻唇上。啊！襯著她那張長圓的小臉，更顯出她的俊秀聰明。

自入校以來，從未見她和人閒談過，除非有要緊的事情必需問人，或者人家問她。看來特別的沈靜，總似乎有什麼心事一般。而對於一些浮誇的同學，尤其是冷冷的，不稍假一言笑。可是對於謙誠，一樣不喜多言的他，已屢屢表出敬愛。這是他每次於無形中發現的。

後來他們又漸漸的互相瞭解得了各人的境遇。他們原都是無父的孤兒，而尤其是她連慈母也在

今年故去了。只願她零存一身，既無兄弟，又無姊妹。所幸的是還有個富足的外祖家，替她經營她父母的遺產，照顧她讀書和一切。但是以二八年華，未曾經過多少人事的孩子，竟遭這樣的境遇，任原來如何天真，如何活潑，又怎能不變作一個悲哀孤苦的人呢？他倆知道了各人的遭際後，更不加意思的發出一種同情的愛憐。

他常常想找個機會和她通款一下，但是當機會來找他時，他却很怯懦猶豫的讓機會生氣走了。這倒也難怪他，因為他還是個不過十八歲的成篤少年，而又從來不敢向女子說話，就是女子先向他說，他也總是紅了臉，連忙敷衍一句跑開。所以雖然有許多女子看他俊美，願欲和他作朋友，竟陪着笑臉來向他攀談；他却一個女朋友都沒有交。

他們的宿舍是東西相對，當中隔了一片草場，場的周圍有許多樹，當中有幾個花畦。因為這已是冬月天氣，枯草早被剷除，樹上也只剩了幾條乾枝，間或有一兩個烏鴉的窠巢，築在粗幹之中。當這晚間自修鈴響的時候，他們同時由各自的宿舍出來，正好搖搖打個照面。但她遂即轉往教室去了。他也只好跟着向教室去，當他走過這蕭條的草場，在暮色蒼茫中，見她回頭向自己一望，她的眼光正和自

己的視線接觸，連忙掉轉頭，答答進教室去了。他忽然覺得有一種光明呈在他面前，輝耀了草場中一切的景象。使他不禁愉快得自己微笑了。到了教室，兩點鐘却完全消沒思潮中。

西北風呼呼的吼着，因為氣候的過寒，六出的奇花便片片由天空散了下來。風吹得起勁，宇宙間的成團的飄着柳絮。剎那，草場上已鋪滿了一寸多厚的白銀，紅屋頂上和林樹枝頭，也都換了素裝。這時上帝已另造成一個瓊瑤世界了。月姊因為怕風，藏在雲裳裏。鳥兒也為怕冷，躲到草窠中。學生們因為一天的勞頓，也都睡在牀上，尋他們甜美的夢去了。院中除了風聲以外，靜無人聲。惟有第三號宿舍中的他，還在明亮的電燈光下走來走去，他的脚步輕而且緩，簡直沒有貓行的重，所以時鐘的音律，在這沉寂的小屋裏，奏得非常響亮而調和。他一面無意識的按着時鐘的拍子走，一面尋思方才的事——啊！她那回顧時的表情，是何等優美，目光是何等真摯的蘊藏着愛？自從開學以至現今，我留心她一切行動……啊！可愛可敬的安琪兒，她是如何的神聖，純潔？我為什麼不跪在這天使的腳前，傾吐我的誠意？——他愛情之火燃燒起來，臉上陣陣泛起晚霞，和爐中的火掩映相照。他竭力自鎮，坐石桌旁，拿起鋼筆，蘸滿了血般赤的墨水，豫備往純白的信箋上，盡量發揮他心田深處的真誠和情愫。剛寫了親愛的妹妹，忽然聽着一種微小的聲音，在他耳旁顫動：「這樣冒昧的行為，不會失敗嗎？」他立刻像

鵝電般的麻木了，鋼筆不由得從手中脫落在紙上，赤墨水將紙染成一個大的尖圓形，好像他的心一樣在紙上突了的跳動！

星期六的下午，文科二年級裏，忽然有個請病假的女生。據伊們——別的女生——說是感冒症。這消息傳入他的耳鼓內，他的心房驟然一動：「呀！她病了……」這時坐在教室中的他的身體，就如蹲豎竿一般的難耐。好容易盼到下課，就如囚犯的期滿被釋，連忙跑回宿院。當他走到五號宿舍門前的時候，忽然立住了腳，但他並不推門進去，却走向窗前去。這室內的病者，因為需要陽光，所以沒放窗簾，他由最低的玻璃向室中窺視，只見一具大鐵牀上掛着一幅垂下一半的白幔，由那幔帳垂下的空處露出她的頭和隱約在睡衣中的胸部。一雙皓臂全拋在紅錦被外，烏黑的短髮覆着那秀美的頸項，枕在潔白的枕上，緊閉的眼外還掛着淚痕。那種可憐惜的病態直令他的心碎。他滿心要進去替她蓋上那在被外凍着的手臂，但才走到門前，還沒握住門把，他的手又不知所以的縮回來了。他如此幾次終於沒有勇氣去推開那小小的門。遠遠的幾個同學來了，他只得怯懦的走開！

睡在牀上的她，的確是一種感冒，但是她這種感冒，與普通不同，是因為她內心的傷感、憂思，和外

來的寒氣侵略，蘊釀而成的。所以一病便很重的不能支持了，而且常常的糊塗，清醒的時候很少。

下課以後，許多女同學都來探問她，在清醒的時候還可勉強應酬幾句。糊塗時候，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她們也只好望望走開。梅影是她最近的朋友，無論何時總在旁邊守着她。並且商妥了會監晚間也宿在這裏伴她。當時鐘打十下的時候，她已清爽了些。看梅影坐在自己身旁打呵欠，便說：「梅姐！夜已深了，你怎還不睡？」梅影說：「留妳自己醒着，我不放心！」她說：「妳還是睡下休息休息吧！我現在已好多了！唉！我這樣孤苦的人，想不到還能有妳這熱心的朋友。」說着流下淚來。梅影連忙替她拭淚，安慰她道：「妳既然知道我對妳的心好，就應當樂才是，爲什麼倒哭起來，況且妳不是在病着嗎？應當加意休養才是，何必做無味的傷悲，給病魔添勢呢？」她不哭了。兩人又談些閒話，梅影到自已牀上才去睡了。梅影去睡後，她獨自臥着，情緒又湧上心頭。想起兒時的幸福歡樂，父母死後的悲哀，以至來此後得到他的面上，眼中的同情。——他那可愛的面貌，瀟灑的舉止，深黑的大眼包含着神思和真情。尤其令人可欽佩的，是他那天才造出的冠冕富麗的文章。——噫！他是多們可敬可愛的人哪？孤苦悲哀的我，若能得他作終身的慰藉者，那我一定……但是他並沒向我吐露一句……她心神有些迷惘了，慌慌惚惚的來到一個地方。這地方有青的山，綠的樹木，五光十色的花草，美麗的鳥，成羣在

枝頭嘯，都叫不出名。活潑的魚兒，在潔白的皎波中游泳。一切一切都表現着春天的快樂。她有些拿罕自念：「這是什麼地方呢？現在不是冬天嗎？怎會有這樣景緻？」——哦！還沒不是聖經上所謂的極樂園吧？……」她猛抬頭忽然看見他靠着樹坐在一條石磴上。見她來了站起來迎着說：「妹妹！我已經在這等候妳好久了，妳怎才來呀？」她聽了他的話似乎有些羞慚但終於他慌的和他並肩坐下。他漸漸的談起情愫來漸漸的進入戀愛之途了。後來他們攜手走到各處去游玩，滿心中都充溢着歡愛。當他們來在河旁的時候，看那清波是何等皎潔，何等平靜得動人心魂。正注視的當兒，他忽然倒身墮入。她一驚未定，隨着也被他拉下去了。這時河中忽然起了巨波洶湧，將他們左盤右旋的捲入漩渦裏。她緊緊的攥牢他的手，不敢一毫放鬆，竭力和狂濤奮鬥，但最後她力盡了聲嘶了，自知無望了。正在這危極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推她，睜眼一看原來是梅影。才知自己做了一場大夢，覺得出了一身冷汗。精神上却特別清爽得多了。翻轉身來回味夢中的景況，不禁微微嘆一口氣。自思：——我們是連一句話都不會說過的潛伏的愛者啊……」

一九三一，七，十七。作於自修室。

更夫

國民革命軍遺族
女學校中二年級 巢瓊芳

我們校裏的晚上，常常發現有賊來偷東西，要算我們寄宿的同學被偷去的東西最多。尤要以我們寄宿的女同學爲最倒楣！

記得去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天氣很熱。睡覺鐘敲過以後，我和同室的密司C，就慢慢地由自修室踱進寢室。入室以後，更覺的熱得難當，我和密司C都不願上床。於是我倆就卸了外衣。換上寢衫，坐在電光下一面看小說，一面搖着扇子，並且還想了許多禦暑的方法。到十二點鐘的時候，張舍監察覺了我們尙未息燈，於是她就跑到門外來責問我們：

——你們到這時候，爲什麼還不息燈？趕快息了燈睡覺罷！——

我們素來知道她是很囉嗦的，祇得息了燈上牀就寢，但始終不能入寐。密司C呢，她比我更是煩燥，有時急得把蚊帳也掀開，有時拿着扇子亂搖，有時竟會把我的扇子也搶了去搨。因爲她太性急的緣故，所以也就安慰了她幾句：

——密司〇，何必這樣煩燥呢？愈是煩燥，天氣愈覺得悶人，不如靜靜地睡着還好得多——我也實在熱得無可奈何，真是吞着煩悶對她說了這幾句。

後來她果然安安靜靜地睡着，我也不知在何時入了夢，因為睡得太晚的緣故，所以一直到天明未曾醒過。密司〇呢，當然也是和我一樣。起身鐘敲過以後，我雖然是醒了，但總是戀戀地在床上不肯起身，直到隔壁的密司L站在門外叫着：

——你們看！她們是多麼地怕熱啊！晚上竟開着門睡覺呢！——

我聽了這話，頓時覺得心慌意亂，立時就爬下牀來，祇見兩扇門大大的開着。再看密司〇，她還是側着身體向牀裏呼呼地睡着。這時我推醒了她，將門開着的情形講了一遍。她說：

——你祇看失了什麼東西沒有？一定又是賊來了！——

於是她也爬下牀來，一同和我尋查，覺得並沒有失什麼東西。後來仔細觀察，纔發覺我擱在桌下盛冬天衣服的藤箱不見了。裏面有我最心愛的皮袍和帽子，還有一些冬天穿的其他衣服。——真是懊惱極了！祇得垂頭喪氣地將詳細情形報告了王舍監，她反而對我說：

——怪誰呢？你們那時候還不睡覺，我知道會有意外事體發生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常常有這些事！——

她的寓意是說，這回事體是我招來的。這個老婆子說了這一整不通的話，真使我氣透了！可是祇得忍氣吞聲地回到房間裏，哭了一場！

幾日以來，我就神昏顛倒，飯量也大減，都是爲着晚上不能安眠的緣故。密司 G 再三地勸我道：

——何必這樣着急呢？暑期結束將近了，還是甯神靜氣地好好預備功課吧！我想你的父母也決不會責備你這種意外的遭遇！你不想密司 H 的戒指被偷的事體嗎……她還沒有你這樣着急呢！——真的，密司 H 的戒指是她愛人田君送給她的。她這樣寶貴的心愛物被偷了，都不見得十分着急！我如今丟了這幾件禦寒的衣服，就如此傷心，如此懊惱！這又何必呢？不如拋棄煩惱，用心一一的努力。這次學期試驗，如果成績優良的話，想必父母也能原諒我罷！——我自己這樣安慰着。

居然到學期測驗完畢，學校裏要我帶着成績報告單回家的時候，我纔知道自己的確考了全班總分第二！——父母呢，也沒有責備我，祇說我們校裏的位置太荒野，加之沒有圍牆，那是更覺得散漫，教我以後謹慎些！

到下學期開學的時候，我們寄宿的女同學爲着常常被賊偷了東西，又因爲校址處在這無範圍

的荒野，應當請一個更夫來在晚上巡邏巡邏，男同學們也爲着自己的球鞋和衣服常常被偷了去，因此也附和了我們的意見。於是大家就向校長請求，校長也覺得有如是之必要，所以就滿口答應了。

不到一星期，果然請來個將近四十歲的魁偉大漢，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但覺得他的身體很高大，精悍！那額前灰色的捲髮下面，有幾條淺淺的皺紋，那突出的眉毛下面，有一雙黑漆漆的精銳的眼睛。他的鼻梁寬而且高，真有點和碧眼兒相像。尤其是他那淺淺的兜腮鬍子，襯出他全副面孔的壯美。雖然不見得驚人，但很有幾分莊嚴的氣概！他還帶來兩條很強壯的黑狗，幾乎和他腰部一樣高。還有一個碗大的竹筒和一根鐵質的小棒，大概是他巡更用的器具了。在處處觀察起來，很可以知道他是個老資格的更夫了。

他從來的那晚盡責起，到如今已足足地半年了。在這半年的中間，全校的確沒有遺失過半寸長的東西。他的性情脾氣都很溫和，且能刻苦耐勞，雖然在這寒風凜冽令人墮指裂膚的冬天，他每晚仍然是帶着他強壯的黑狗盡他的責任。他這樣茹苦含辛忍受着風雪的侵襲，無非是爲着飯碗問題的解決。聽說他家裏還有白髮蒼蒼的老母，和甘苦同嘗的弱妻，及嗷嗷待哺的幼兒，都靠他一人過活呢！他這樣受盡風霜，吃盡勞苦，假有一個不幸的降臨，那他全家的人真要束手待斃哩！

當他每晚的梆子聲音傳入我耳鼓的時候，我的心總是爲他抱着不平和嘆息！覺得人類的貧富爲什麼有如此地懸殊？爲什麼有一部份的人能在富麗堂皇的房子裏，生着火爐，偕同嬌妻愛子，飲酒取樂，陶情作樂？又爲什麼有一部份的人在這嚴寒的冬天，還要替人作着苦工？甚至在應休息的夜間都不能安眠，這倒又是爲了什麼？天哪！人類的貧富那天纔能平等呢？

寫於一九三一，一，廿五晚大雪紛飛的首都。

一個飄泊的女子

中國公學大
學部二年級 康佩瑛

宇宙間一切都已沈寂了！這時候在S埠的十字街頭的幾盞半明不滅的路燈，微微地透出一閃的光芒來，把大地照得似死灰般的寂寞，悽慘和無聊。

我因爲要維持他明天的窮生活起見，所以不得不埋着頭握着筆，在一間黯淡無光，四週不通空氣，和鴿籠一般大的亭子間裏，做他那機械式的枯燥，單調的生活。在他那副失了光的眼珠，深深地嵌在眼窩裏，這很明顯地表現他內心的隱痛和頹唐。他心中十分地焦急，爲了明天來不及發稿的緣故，

雖然他是這樣的恐怖彷徨，但他還是繼續的工作着，在他腦海間徘徊着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能否做完他所要做的工作？可是理想終不能成爲事實的，雖然是這樣的努力和繼續不斷的工作着。

時鐘是毫不留情的，滴搭，滴搭，一分一秒底過去，那時候已是深夜了！喧嘩繁擾的B路祇剩着梧桐樹上的枯葉似雪花般的飛舞，雖是秋末初冬的時分，但寒風吹來，已帶着不少的寒意；似乎對勞工們說已是穿棉衣的時候了！月兒星兒照耀着，從樹隙間映射到他的臉龐上，發現了他無限的惆悵。除偶然能夠聽見的汽車在路上行過的輪聲，和躺在白楊樹下的乞丐呻吟聲外，別的什麼都沒有了！秋蟲也不像以前地狂歌，蛙聲也不再擾人的清夢。瑟瑟的落葉聲，和呼呼的北風聲激蕩着，發出異樣的音調；這恐怕在深夜的時候就是他唯一的伴侶了！他祇是期待着死神的降臨，因爲他承認死能解決人類一切不幸的正義，他曾這樣說過：「人生，人生祇不過是一場甜密的春夢；和一個可愛的幻想罷了！」他的情感是如何的熱烈，他的理智是如何的超越？但他終於屈服在荊棘的社會，和惡劣的環境之下了！他祇有不住的流淚；但有時他也會狂笑和興奮，不過這是暫時的啊！

雖然，他也下過自殺的決心，但終於鼓不起這勇氣，嘆，他是一個飄泊者，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蟲，泊者，來不知他從何處來，去不知他往何處去，更不知什麼地方是他的歸宿；似浮萍般底隨着波浪飄

霧，似一葉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中瀟灑着，倘然不幸的遇了狂風暴雨，將把牠覆沒了！這也正在他不可知的命運中呢！L爲着同情一個可憐而飄泊在異鄉的女子，而竟被社會人士所卑棄；於是不得不靜悄悄地，一聲不響地，離開了S埠，到N埠去了！這是他心靈底創痕，將永遠的遺留在他的腦海間。她是湖南人，她在武昌某女子中學畢業的。今年還祇有十七歲，但她却與L似同命運的，因爲她是個流浪者。從H埠到P埠，而到S埠，他和她認識是這樣的——

在一個炎熱的夏天，太陽似火一般底照耀在整日工作不息的勞工們身上，呈現牠的威武和驕矜；他們的汗，似雨珠般在臉上不住的流着。當然的，L也不能因天熱而停止他的工作，如果他一天不握筆，也就一天不能吃飯，因爲他要吃飯，所以仍是揮汗的工作着。

那天大約是星期六的下午吧？他正在辦公的時候，有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女子，到他在辦事的公司裏買各種風景相片。她穿着件印度綢小花的旗袍，肉色真絲的跳舞襪和高跟皮鞋。她那如亂絲般的頭髮，顯現着她的嬌豔。可是她的臉龐却非常的憔悴，這很能明顯地看到她內心隱藏着無限的悲痛和憂傷。

「小姐，可要買什麼？」一個年紀稍長的學徒很殷勤的招待她。

「風景照片有麼？」她下了黃包車，就操着極純粹的國語，問那年稍長的學徒。「小姐，好的在裏面。」「就是在這架子裏麼？」「是的，小姐。」她就在架子上所放的照片揀了六張。「六張照片共多少錢？」她把照片揀好了後就問那個學徒。「每張大洋一角，共計大洋六角。小姐，要包麼？」「每張一角大洋別處祇賣一角小洋呢？六角小洋賣麼？」「別處恐怕要賣一角半呢！我想小姐也不在這一點小數吧？」「我祇有六角小洋呢！」那個學徒雖然知道自己的進本只有四分，但他那能昧然的答應她呢？於是他就不得不問了！因為在該公司服務之雖然名義上是位職員，可是每月的進款只有八元，恐怕祇能當作車馬費吧！

「L先生，六張風景照片小洋六角可以賣嗎？」

他聽了學徒的呼聲，就放了文件走過來。因為天熱的緣故，所以他臉上的汗，如雨珠般的流着。但他自己却一點也不覺得。

「L先生，六張風景照片小洋小角可以賣嗎？」那學徒見L出來了，重又說了一遍。「密司，每張一角大洋……」L見了她就很和氣的對她說着；但她却有些不耐煩了！

「誰和你們爭着大洋小洋，因為我祇有六角小洋啊！別多嘴，賣不賣？」她惱怒了！但她所揀的

照片，從她的情形上聽來，她確是愛這照片的。因她在這樣炎熱的一所小小店舖裏還是有所留戀似的。「祇有六角小洋麼？就算了吧！可是，密司，下次却不行啊！」L見她已有些不高興的樣子，於是就自動地把大洋改作小洋了！一幕小小的爭執就在這時候閉幕了！同時却把一幕又淒慘又傷感的悲劇開演在那A公司裏。悲劇的主角當然是L和她了！A公司是開設在S埠的B路，內中規模雖然不大，但也分二部：一部份是售西書文具和雜誌的，還有一部份是售婚女化妝用品的。營業還稱發達，但是這裏大半的主題是碧眼兒；有時也有幾位舞女伴着臉上通紅酒氣橫沖的水手們來買了一件跳舞衣，當作舞後的禮物。他們給舞女們的代價，恐怕就祇是一件舞衣吧？

L因為這個月的營業較上月清淡得多了，所以每個主題在買書，或買零碎物件的時候，他大概總是這樣說：「先生，手帕大減價呢，每打祇賣五角，機會難得……」這是他招徠主題的唯一方法。當然的，這次也不能例外了！所以他就似招待平常主顧般對她說了聲：「密司，手帕很便宜呢！每打祇賣「五角……不減價時我們要賣一元呢！」L說着就引她到化妝用品部去看各種的手帕去了。就是這幾種麼？這手帕我自己也會做的。」她看了這種手帕後，就這樣的說着：「密司，可不是專做手帕的嗎？」他聽見她說這手帕也會做的，於是想起經理前幾天對他說的話了——手帕的存貨不多了，如

有來兜售的多進些。——她所以問她是否專做手帕的動機，也就是從經理的吩咐所起的。

「我不是做手帕的，我是在學校裏的時候學會的。」

「那麼請問密司從前在什麼地方讀書的？」

「我麼？我是在武昌蕙靈女子中學畢業的，我是個飄泊者，我是沒有家的。」她說到這裏，眼圈兒紅了，喉嚨也哽住了！她低着頭在靜思什麼似的。

他竟想不到宇宙間也有這樣一個和他同運命的天涯淪落的飄泊女子；但他因不能知道她的究竟，所以未便昧然的表同情；於是他就問她的一切了！她是很爽直的，把她以前不幸的遭遇都盡量的吐露出來！「密司，請問尊姓？」「姓A。」「密司，你到S埠來預備到那校去求學？」「我是從親愛的故鄉，飄到S埠來的。」「那麼密司A你現在住在那裏呢？親成的家裏麼？」

「我不知什麼叫親成，他們不過和我相識而已，何嘗和我是親戚，恐怕眼珠向上的就是我的親戚了！」

「那麼密司A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呢？」L聽了她說S埠是沒有親成的，於是就很擔心她的遭遇，和可憐她的身世；因為這是會使她墮落的呀！

「先生你問我住在什麼地方麼？我……我……我是住在……旅館裏……」她說着聲音已經發抖了！臉龐也有些發青了，在那似櫻桃般的嘴上，也不像剛才一樣鮮紅嬌豔的可愛，現在呈着紫黑色。在一間暗淡無光的店舖裏，更覺得悽慘和沈寂。宇宙間滿佈着悲哀，無聊，淒涼；一切的思潮在T的腦海裏不住底徘徊。

當他聽見她是「住在旅館裏」的話後，他心裏却懷着異常的不安，他這樣的想着。

「呀！她恐怕是個下流女子吧？不然她為什麼獨自的住在萬惡的，易於墮落的，黑暗的旅館裏呢？難道她想引誘我入她的圈套麼？……不，她決不像我理想中的一個下流女子；因為她說的話，一句一句都含着人生的意義。她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那會做出這樣無恥的勾當呢？一定的，她決不是一個下流女子！並且在她的說話中也可知道她是在咀咒現代社會的冷酷，所以就飄泊於海角天涯了！可是誰能同情於她呢？她不是這樣的說過麼？「我不知什麼叫親戚，他們不過和我相識而已，他們何嘗是我的親戚，恐怕眼珠向上的就是我的親戚了吧？……」她說得多麼沈痛呀！這恐怕就是現在社會的象徵吧！無疑的。她是在黑暗中掙扎的一個了！她受着社會的卑棄和親友們的奚落，所以就這樣的飄泊了！唉！她的命運正和我一樣的不幸，我祇有爲她流淚痛哭。」他在腦海中混亂的想了一陣，

就繼續的問她：「密司A呀！你獨自的住在旅館裏麼？這使你會很快底墮落的啊！」

「L先生，你還不知道我是已經墮落的女子；雖然我被社會人士所冷視，譏諷，但我還是繼續的飄泊，過我流蕩的生活。先生，我住在旅館裏，你爲我擔憂麼？哈！這是多麼含有人生的意義呀！當妓女們的歌聲，和狎客們的歡笑聲，送到我的耳鼓的時候。哈！那是多麼的偉大呢？」

她說着，就別了L去了！

唉！可憐飄泊的A女士呀！你可知道在社會某角落裏有一個流浪者，正爲你流淚！

一九三一，六，二十三深夜。脫稿於鳳憩閣（上海）

兒時的片段

北平大學女
子文理學院
劉吟雪人

記得那是一九一四年的春天，父親領我到幼稚園去，我穿一件大紅色的長棉袍，一件黑的大馬褂，頭上戴頂烏烏的瓜瓢帽，幼稚園的保姆還以爲我是父親的令郎呢！

因爲交通不便的原故，我的故鄉只是一個閉塞的，到現在還是依然故我，一點也沒長進。雖然後

李也有幾條煤味充足的輪船在那裏穿來穿去；但是，牠所給與的只是市繪色彩的濃厚！

同我一年進幼稚園的小朋友還不到兩打，這當然是因為我們的故鄉很少有開階級的子孫。最有意思的是那些矚目似的小朋友都是我父輩親戚朋友的貴子貴女，一個也不搖擺，一個也不無邪。我是父親的愛女，在那時候，每當晨光熾微，他總是親自把我抱入學校，整午地和小朋友混在一塊，度那葡萄汁的人生，黃金色的人生！

在這裏我想連帶地說說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有慈祥的父母，和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稚弟弱妹。父親和母親雖然不是什麼大名家，但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具有新穎的思想。父親為着我們姊妹太多，怕母親獨自撫育我們太苦，沒有外出；加之那時在新舊潮流過渡時期，國家政治紊亂已極，更不願意出去了。如是終其壯年時代於鄉村，一面教育我們，一面研究農事。

過了六年樂陶陶和融洽洽的家庭生活，踏進了欣欣向榮的學校生活，幼稚園的生活。

在幼稚園，我小小的我很得保母的親心；我的母親常到幼稚園去，我的保母也常到我家裏來。

我們的保母是一位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現在可有三十三四了。那時的她，在我的眼光裏是一個偉大的，萬能的，活潑的，可愛的。她似乎什麼都會：會湘趨，會雕刻，會唱歌，會彈琴，更會做一點兒柔軟的

體操和一二三四的舞式。她的丈夫是某女師的一個教員，她就是該校的一個高材生。

保母的丈夫的印象我記不十分清楚了。我能追憶的是他很配做她的一個丈夫。

他們的婚姻是自由的，戀愛的，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的命革了的。但是，却受了不少當時環境的非議！

在幼稚園玩了一年，第二年春天，我拿着幼稚園畢業的文憑仍由父親的引領進了一個小學，教我們國文的，我記得是一位很受鬱的，愁苦的，談話很遲鈍的，走路很迂緩的老學究。他最容易發彙，並且動輒就打人。記得有一次他教我們聯句，中有一句「你是○○」的花樣，一個小朋友把「小人」二字聯上了，竟挨了一次痛打，多可憐呵，想來！

我那時是有名的淘彙鬼，老師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最愛學，學了出來又無不絕肖。有一次一些同學叫我學一學他，正碰了他來，大家都爲我擔心，以爲我一定要被打的，那知道他竟破天荒地摸着我的頭頂，笑了。

小時候我的記性好像還不很壞，像那「第一課人，」「第二課手足」之類的讀本，今天讀了，明天還能記得，還能認識。他如唱歌遊戲，一學便也會了。大概是因爲這個吧，卒終考試的結果，我總是名

列最優，奪得錦標。記得有一次，我還得到幾件「受寵若驚」的獎品：一個尺來高的日本式的胖娃娃，四管鉛筆，兩盒軟糖和一把小小的裁紙刀。我高興極了，拿在父親母親前極熱烈地顯示了一番，就是我那一歲多的小弟弟，在我把糖分給他的時候，也笑個不亦樂乎，不亦樂乎！

就這樣讀下去，到一九一九年的秋天我升入了蕪蕪一時的某教會學校的高一，後來因為大考的成績十分可觀，第二年就跳到高三了。可笑！

這兒的功課可不像初小那為單調。除了國文，英文，算術，地理，歷史，衛生學，Bible 等正科外，還有圖畫，體操，手工等副科。

校長是一位美洲的女士，她的面貌和普通西洋人差不多，只是身材是極端的矮小。她是一個熱心的信仰者，一天到晚都在唸聖經，做禱告。聽說她很孤苦零仃，沒有父母，也沒有丈夫，更沒有孩子。她十分澹泊，對什麼都不動心。教務上的事是一位教國文的帥老師負責，宿舍內的事是一位張姓的媽子管理。

帥老師是湘湖人，是某師範養成所的畢業生。他是很熱心很能忠於職守的一個人。張媽呢？寫也能，算也能，可以說是個能幹的女人。只可惜眼界小一點，見了打扮得漂亮的有金釧環裝飾的同學，有

包車坐的同學，簡直比祖宗還孝敬，還奉承。但是，說句良心話，我們也得原諒她，因為那時的社會和現在的是一樣的崇拜金錢，崇拜金錢！

記得有一次我因為說了幾句抱不平話，學年的操行分數竟被她打了一個對折。其實事實也不過如此：她命令一個年齡比我還小的新來的鄉式的同學替一個比我們又高又大的豬仔似的小姐鋪牀疊被，我看了十分氣憤；但那時的我只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沒有一點見識，沒有一點經驗，更沒有一點思想，當着張媽的面就握着被人欺壓的同學的手說：「你並不是來做人家的奴隸的。你是來讀書的，你在這裏和任何學生一樣平等，人家有錢儘可以擺他有錢的架子，把家裏的丫環老媽子帶來，你下次可不要再幹那奴隸的事情了！」「什麼？你說什麼？」她氣得要命似的噉着我問。「說什麼附縫說的什麼，就是什麼。」我答。她更氣得白眼翻翻。大罵我仗勢侮人，欺負了她。她又說我太驕傲自大，沒有服事人的精神，把那猶太國的耶穌說的「我來是服事人」的一語，說了又說。這個就是我百分的操行只剩五十的原因，多可笑呵，現在想來。

就在這年我舉了業，升入下S中學，張媽子的眼中釘算是拔去了。我的兒時呢？也就在這裏告個革命似的結束吧！

北平女大。

海邊

白秀然

皎潔的月兒，漸漸的抬起頭來，像看人間。她那可愛的影兒，映照在深藍色的海中，沉沉浮浮的好似在那裏沐浴。呀！這是多麼清幽的一個晚上，我獨自在一個大石上面，來領受這清幽可愛的美。

沙上一陣那步聲，驚醒了我的出神，我以為是A姊同幾位同學來找我了，於是我就躲避在石頭下面。我想：「A姊找我沒有，心裏一定要怕起來的。」我這樣想時，就得意起來了。那知我等了好久，却沒有人來。我一站起來，就看見一個穿西洋服的漂亮男子，站在另外一個石頭上面，臉上顯出着急的樣子。呀！原來不是A姊呀！他沒有看見我，我趁此時，就再躲下去，靜靜的聽他說什麼。我想：「他一定是在等他的情人呀！」我快樂極了。

「呀！誼哥，給你等得好久了。」好像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慢慢的抬起頭來，哈哈！原來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子，身子修瘦，穿着一身印度綢的衣服，鞋跟高高的，臉兒像瓜子形，頰上還抹着薄薄的胭脂，看起來，很像一個小姐。那男的走近去，握着她那白玉似的手，微笑的說：「沒有，鳳妹，我們在這

裏坐坐，你疲倦了嗎？」呵！走這點兒路，就疲倦了，那還了得！她一面嬌笑的說，一面跟着他坐在那大的石頭上面。他倆沉默了一會，還是他先開口說：「鳳妹！您來有沒有給你母親知道？」有的呵！她是隨我意的。」我因為怕她倆看見，所以就逃避起來，靜靜的聽着她倆說話。「那好，我們可以在這裏靜靜的談話，好不快樂呵！」我沒有聽見她說話，大概是送他一個微笑吧。

我在石頭下面，只是想她倆為什麼不快快的說起話來，好給我聽個飽。正在這個時候，男的有慚色似的說：「妹妹，自從我們認識以後，我的心都交給您了，至於我的身體也獻給您了；但是，是……願您也這樣的對待我。」唉！韻哥，難道您還不了解我嗎？韻哥，我是真心的待您呀！您不相信，可以去問問我的的姊姊。她與我很好，我的什麼她都知道。」他好像很快樂的語聲說：「呵！我多幸福呀！能得到您的愛呀！妹妹，我們認識差不多兩年了，您終知道吧。我要求您的事，您終該知道吧。您肯應允我嗎？」「呀！韻哥，您何必這樣着急呢！我倆終有一天……我倆到這裏的時候，為什麼您總是提這件事呢？」他說：「妹妹，我是怕您不願意呢！」「哼！我那裏不……」她似帶笑的說。我呢，在這石下面，聽得幾乎笑起來；但是，又恨她倆為什麼不明白的說出來，說出半句，又不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呀！我至終不明白。我正想的時候，又聽見他抖顫的說：「妹妹！讓我……一個……」咳！我聽了半句，又沒有聽見了。我忍不

住了，抬頭一看，原來她倆正在那裏接五分鐘的吻。我正看得有趣的時候，後面有人說：「琪妹，您在這裏做什麼？給我們技得要死！」呀！原來是A姊，我只向她微笑，臉紅紅的向她微笑，沒有答應她，就跟她去了。

我一面走，一面想：「咳！那男的要求，沒有說出來，她爲什麼會知道呢？呀！那半吐半吞的話，他倆爲什麼都會了解？咳！我想了半天，終不明白，天呵！您能給我明白嗎？」

我們走到海邊的盡頭了，月兒還是微笑着，看着那對情人微笑，好像是祝福她倆一般。

佩琳

哈爾濱

東省特別區
高中一年級

張潔蓮

佩琳生在一个很守舊的家庭中，從她自做幼兒起她的父母便不斷的往她腦筋裏灌輸許多關於婦人之道和四書，女訓之類的話，於是常她長到十六七歲的時候造成一個很柔順，服從，莊嚴，拘謹的女子。凡是隣居，親戚，朋友，沒有不誇贊她的，說她是一個「賢德」的女子。她聽了這贊語覺得非常榮幸，從此以後更加努力的使她自己趨向「賢德」。父母對她無論說一句什麼話她都認以爲神聖。

的，至對的；即使有時她覺得他們——父母——的教訓有些實在太不合於她的性格，太使她不高意了。但是她仍舊盲目的唯唯服從。因為在她的腦海中很深的印着一個至理，對於父母的話是要絕對服從的，假如不是那樣，人們便要訕謗，排斥她，加以「不孝」、「無婦德」等等的名辭。無論說一句話或做一樁事總沒有她自己的主見，先要審察父母之意志或請示父母之命然後才說之或行之。如輕易不出門，有時到戚友家去作客總是同母親或女僕一起去。平時只在家中幫助母親做些瑣碎的事，學習針黹和家事。——所謂女子的天職。

因為社會潮流的趨向，和佩琳一位出洋回來的表兄的苦勸，佩琳的父親居然答應送佩琳到學校中去讀書。——其實他的用意並不是為使他女兒求些學問以謀獨立，實在為的是迎合時尚，好用「女學生」的招牌來替她作親。

佩琳考進初中一年級。——她在家本來念過些四書，古文之類，字也寫得很不錯，表兄教了她一些算術。——她是天資極其聰明的，無論那一門功課，先生一講，她很不費思索的便全都明白了。加之自己又很知道努力用功，所以她進步的迅速真是驚人。

佩琳十九歲了。就在這年她畢業於初中，無疑的畢業文憑的第一名是屬於她的了。發文憑的那

天當教育局長喊着她的名字，她走了過去，恭恭敬敬行禮接受那第一名的文憑和一些獎品的時候，整個禮堂中爲熱烈的鼓掌聲所振盪，同學們狂歡的崇敬她，贊美她。她爲榮耀所動，一顆心迅速的跳着，幾乎失去知覺。這榮耀的一天同時也就是佩琳在學校的最後一日。

暑假中佩琳正忙着豫備考高中的課程，一天，她母親突然報告她一樁使她可驚的消息。

「我同你父親已經替你訂了親事。」

「什麼？……您在說什麼？」

「已經替你訂了親事——我想，你一定是很滿意的。」

「婚姻是我自己的終身大事，爲什麼預先不徵求我的同意？」

「徵求你的同意，一個當女兒的居然說出這種話來，真是失了你的身分！」

母親說完便帶着發怒的樣子走開了。佩琳再也看不出她母親從前無論她要求什麼都答應她的那種慈愛的樣子了。她覺得頭暈，一切都充滿黑暗和恐怖。末了，她決定鼓起勇氣抱着一線希望去見她的父親，請他解除婚約，對他訴說自己還要入高中讀書，先生，同學怎樣的希望她，說她將來是很可造就的。但他所回答她的是一陣暴怒和辱罵。「我花錢供你讀書三年，不想只買得你學得許多邪

魔外道。呀！你還想再讀書麼？「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是再也不能錯的。呀！你讀了三年書，說出這些毫無羞恥，不守婦道的話來，已經辱沒了祖先。呀！再……再讀三年，豈不要把我這個當老子的給氣死了麼？呀！解除婚約！解除婚約！

受了三年中學教育的佩琳的思想與以前截然不同了。她已澈底的瞭解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她更明瞭以前她所過的不自由的，盲目的，無理智的生活是何等的不合人道，不合真理。她又進一步明瞭關於她切身的求學職業，獨立種種問題有何等的重要。她一想起以前她的那種思想行為而被人們稱贊她為「賢德」的時候她便非常氣惱，不但不以為榮耀，而且以為是絕大的羞辱。現在她所認為最榮耀的事就是那得第一名文憑為大眾所贊美的一日。所以當她被她父親訓斥完了之後，忽然一種暴怒的力量在她身體內如火似的燃燒起來。回到自己的房裏默默的沉思。她知道她父親是怎樣的執拗，而她的母親又是怎樣相信她父親的見解。她知道他們都是受過很深的舊時代的禮教和道德的思想，他們的的天性被這舊思想潛移而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以為愛她的豈知是正足以害她。於是她深深地醒悟了，一種微細而有力的聲音從她的腦中發出來在她的耳中振動：「你是一個人，你應當生活在真理，正義，和自由的空氣裏。逃吧！離開埋沒天賦與你的理性的家庭去尋求人生的

「真義」佩琳顯然爲這有力的聲音激動，她的神經很覺得擾亂，血在脈管下急速的流動。她豫料着一個未來的新生命，而這個新生命又必須經過一番驚人的擾動才能夠到達。

一天夜裏，佩琳的父親出去赴宴會，母親命她和她去姨母家打牌，她心裏一動，聽得豫料着的計劃要成熟了，於是推說身體不舒服使她母親自己一個人去了。家中只剩下她和一個李媽，她毫不踟躇的從她母親的枕頭底下拿出一串鑰匙來，打開皮箱取出一個紅色紙包——這是她父親新近領來的薪水，一百五十元鈔票。——然後蓋上箱子鎖好，又把鑰匙放回原處。她把錢放在手提包裏，換了一件衣服。她看壁鐘已指到九點二十分了，便來到李媽房中告訴她說母親走的時候叫她隨後去姨母家找她。愚蠢的李媽當然是不會起什麼疑心的，於是她走出街門叫了一輛洋車一直拉她到車站。

佩琳豫先計劃着的是要投奔到王瑛的一位同學王女士家。一天下午她已經達到目的地了。當僕人報告後，王女士便帶着驚奇的神氣來到客廳見她這位遠在關外隻身而來的同學。等到佩琳對她述說完了她的環境和遭遇及投奔她的原因以後，她很興她表同情，因爲她自己的環境也正和佩琳所處的相髣髴，——父權專政的家庭。她安慰佩琳，允許她未謀着職業以前先暫住在這裏。

在這裏住了不多幾天佩琳便漸漸感不安起來。從王女士家中人對待她的那種神氣和僕人

們私下的議論她分明可以看得出她家人是很不滿意於這個背家私逃出來的女子。在瓦女士的父親的眼光中，若得她簡直是一個叛逆，不至於世界上的。他甚至於痛恨她不該投奔到他家來，他怕她的不良行為會影響到他女兒身上。她曉得這裏是不能再住下去了，她看人類是這樣的冷酷無情。對於一個受壓迫而孤身逃出來的少女，不但不加以同情，幫助，反而譏諷，嘲笑，羞罵，排斥，加以種種罪名，甚而欲置之死地。她痛心極了，暗想：「難道一個人的性命看得比禮教還要輕麼？」所以一天當瓦女士蒼白着臉走來見她，帶着很慚愧的樣子慢慢的說道：「你應當原諒我……」佩琳不等她說完忙接着道：「我全曉得了。這不能怪你。我很感激你這幾天待我的情意！我立刻就要走了。」說完便從棹上拾起手提包。——她的唯一的隨身物件。——道了一聲「再會」便走出去了。瓦女士送她到大門外，很憐憫她的樣子問道：「你投奔到那裏去呢？你還有錢麼？」她苦笑着回過頭來答道：「我投奔到世界上能容得我的地方去。請你不必可憐我，我到覺得你是可憐的。因為我無論怎樣孤苦無依，但終究是一個自由的身體；而你呢？」瓦女士為她的末一句話打動，癡癡的站在那裏看着佩琳的身形漸漸的離遠而消逝了。

佩琳在街上無目的走着，從這條街轉到那條街，又從那條街折轉回來，這樣來回折轉不知多

少次致，十字路口的警察很奇異的注視她。太陽漸漸落下，街燈亮了，人們一天工作完畢都步履匆忙的在街上走着回家休息，吃晚飯，鳥兒啾啾着羣集回巢了。佩琳在這種情景下更感覺到沒有歸處的渺茫而，慄戰無措。她能投奔到那裏去呢？T埠本來有她几家遠親居住，但是她不敢去找他們，她知道她是得不到他們的憐憫而必遭拒絕的。即使不是那樣，勉強的能在他們那裏存身，但是他們的譏嘲辱罵也是更使她受不住；或許他們還要報告他家中使人來捉她回去呢！後來她決定住旅館去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佩琳很高興的從婦女協會回來在旅館她自己住的房間中，她覺得房中一切都充滿着喜悅的色彩，似乎在歡迎，慶祝她。她望着射在窗上的陽光心裏在想：「不久我可以當一位書記了。會裏答應不久一位工廠主人的書記辭職後便保薦我去補他的位置。」她打開手提包看看，裏面只餘剩五十幾元了。她計算這些錢足夠她一個月的房間，伙食等費用，而不出一個月她就能謀得職業的。所以她很無慮的，心中充滿歡樂與希望，她默想着未來的境遇，微笑不自禁的從她的嘴角中流露出來。

不幸的事，當佩琳的豫想還沒有完成時忽然病倒了。她並不絕望，因為距離她就職的日子一天的逼近，只要那個日子一到便什麼都能解決了。所以她還能很安心的靜養她的病，希望快快痊

癒，但是日子儘管一天一天的過去，婦女協會請她就職的好消息總是沉寔着不見到來；她的病也毫不見輕的耽延下去。手提包裏所剩的錢，除了房飯等費用外全用在醫藥上了。漸漸地只剩下一個空皮包類然的躺在棹子上嘆氣。佩琳起始驚慌起來，她對於自己的希望漸漸失其熱度，然而她還未完全絕望，尙勉強寬慰着自己，期待着那可愛的消息忽然從天外飛來。房飯錢已經欠了好幾日了，請醫生，買藥的錢都是求旅館代爲墊出，允許不允便可謀着事以後如數償還。

一個月早已飛快的跑過去，緊接着第二個月也快跑完了。可愛的消息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旅館的賬日日增加，她的病由於愁慮沉重起來。醫生告訴她說不可過分的憂愁，不然這病是很危險的。她覺得她的面顏呈現灰色，她忽然想到「死」。

一天早晨，她忽然接到一封信，封面上寫着自婦女協會發來的。她驚喜得叫了出來：「啊！我的上帝！」眼淚從她眼中迸出，手在抖着，急忙扯開信封抽出信來讀：

佩琳女士鑒：前會允代爲謀補一書記之事，茲聞該書記已以他故不再辭職，有辱尊命，抱歉得很。此後如再遇機會時，定爲女士謀之。

丁埠婦女協會啓

佩琳立刻覺得眼前黑暗，頭沉重得抬不起來，她知道一切都完了，她的心已經冰冷。病劇烈的發作起來，她昏暈過去。

待她甦醒過來時，看見醫生，旅店主人都站在她的面前。她模糊的眼光阻着他們，漸漸地失其光彩，眼珠很生硬的轉動着，好像靈魂脫離了她的軀體。她曉得最後的時刻到了，似乎想說幾句話，但是一點力氣都沒有，她伸出手來指着棹子上，旅館主人明白她的意思，從棹上替她拿了一支鉛筆和一張紙，墊在一本厚書上，一齊遞給佩琳。她接過來伏在枕上很無力的寫了幾個字，她把紙折好了，上面寫了她家的住址，遞給旅館主人，喘息着說道：「把這個寄去，會有人來替我還賬。」說完她便很靜的躺在床，忽然睜大了眼睛，眼珠有力的活轉着，面孔發出紅色光彩。但是這光彩又慢慢的消滅而變成灰黯的沉寞的「死」的顏色了。她把兩手交叉的放在胸前，眼光漸漸地，漸漸地渙散。——於是她就永久脫離這使人憤恨的世界了！

旅館主人看那紙上寫着的話，我為爭獨立，自由而死，雖死亦覺得快樂，光榮，強於生活在壓迫，束縛之中。

一九三一，三，八日完稿。

給我的母親

中國
大學
姚麗娜

媽媽：

今天，不知爲何寂寥荒涼之感比平時加倍的充塞於我心頭。在平時，我雖一般的因思念你而感到不安，但當我一想到你對我的希望時，就能立刻專心於奮藉之間，而現在，我雖極力的想抑制自己的思潮，但不能，我再也不能自制了。因此我不得不逃避了人們可怕的眼，帶了我的紙筆偷偷地跑到這人跡稀少的郊野埋頭寄語與你。這裏有的是花草的芬芳，鳥兒的歌唱，微風拂抑輕盈的飄蕩。牠們不干涉我的號哭和癡笑，牠們不厭惡我的輕跳和狂嘯。我在此呀，真是痛快放縱。我可盡情的哭我的哭，笑我的笑，寫我的寫。

媽，我自結束了初中生活以後，就跌入煩悶的深淵中，我的優點造成了我許多的不幸。我受盡了同學們妬忌的冷箭，我踏遍了人生道上尖銳的荊刺，雖然我還只是個十多歲的孩子。自我由高中卒業後，爲了媽媽的希望，我不得不拖起我負傷的雙腳走入大學的門，但媽和我一般的担心着我怪僻

的性情，愚鈍的天資，所以這次的入校，我們都打算仔細地揀個樸實些的學校，好讓我不致吃大虧。最後我們都一致的選中了這風景優美，校風樸素的O大學。當我錄取後，我們都快活得什麼似的，以為從此好等上四年，靜心的用一下功。但是，媽，不料我等不上半年，人們一個個險惡的心又在我面前暴露了。這裏給我的只是冷笑與熱嘲，輕蔑與淡漠。唉，事實終於是事實，何能與理想相符合！

也許爲了環境的惡劣，使我無時無刻不想逃出這地方而在你慈愛的翼下過着幸福的日子。我有時甚至咀咒文明與進化。爲什麼要有學校？爲什麼要讓女子唸書？否則我不是可常常依戀於母親的膝前，可不必在這荒漠中討生活麼？我有時更要怨恨媽媽爲何如此忍心，竟硬生生把一個僅有的女兒送入這舉目無親的處所。（怨我）真的，媽不是也曾苦笑過麼？我在小時倒能乖乖的離了媽媽在學校中住宿。現在却越大越成小孩了，沒有一次開學離媽是我不哭過，但當我仔細思量，我的唸書不能和普通的小姐好比，我不是藉得豐富的財產而到學校中買一塊金字招牌以炫耀於親友之間，我也不是想靠這招牌賣得較高的身價。我是依賴着媽媽用腦汁換來的金錢而求知。媽媽的要我入學，不過希望我得到相當的知識，將來能在社會做個真正獨立的「人」！因此，我就閉眼咬牙以忍受了一切的難堪而埋頭於書堆之中。是的，我只有以媽媽的愛來彌補我眼前的缺陷，我只有回憶着童

年以遺忘我現實的境界

說起童年，那是多可留戀呀！那時候我真如生長於埃田園內的小天使，我不謙愁，不曉慮，也不知道時間消失所給與人的悲哀，更不明白人們微笑後藏着的針刺。失掉了玩具是我唯一的悲哀，沒有了糖果是我最大的痛苦。我嫩嫩的腳踝上無一疤痕，我小小的心靈如白紙一般純潔無垢。我只是沐浴於母親的愛河中，嬉戲於爛慢的童友間。而今呀，我的媽媽，你雖一般的愛我惜我，而我已不能終日扭着媽媽的衣角跳躍，我已不能伸着兩隻小手臂吵着要媽媽抱。雖然在媽媽前我還是四五歲的孩子，但我不能不回到人辟間做我虛偽的「大人」。

呵媽媽，當我寫了這些再回看一遍時，只有慚愧的淚兒盈眶。我靠了媽媽的能力而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我非但不知感謝媽媽，慶幸自己。而僅因在校中受了些小小的委屈，就如此的自嘆自怨，我也不知去打算打算如何努力，如何能做些反哺的工作，而却終日留戀過去，幻想未來，把可貴的光陰消磨於無謂的悲嘆中。以我這樣無痛呻吟的情形和媽媽奮鬥堅忍的精神相比，顯得我是多麼的懦弱卑劣呀！

媽媽自小雖和我一般的在母的愛翼下長成了豐滿的羽毛，但僅因時代的不同，媽媽聰慧的天

實不能受到正式的訓練。且在含苞初放僅十七歲的你，就做了人的妻，結婚一年後，你竟做了人的小母親。但命運之神是不肯放過聰明人的，他也許想試試你的能力罷？結婚不滿五年，父親就被肺勞虫吞食了。媽，你難小時沒受過教育，但你卓越的見解簡直叫人驚嘆。你早知道爲父親俾狼所剩的稀薄的財產，在當初雖能勉強度日，但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以後的日子一定難過。就是布衣菜飯，恐也不能維持我們母女的生活，更那能談得到使你女兒受相當的教育。因此你無日不在打算我們母女的出路。最後，你就決定進B地學費稍小的G女學。但這樣年輕的寡婦，在夫死不到三年就措事小女兒外出，在我們半開化的新地人眼中，真是大逆不道的事。因此滿鎮的人都嘖嘖批評，尤其是一般長吝婦，可乘此大展其天才。致於家中人，更是羣起反對，且加了多少難堪的言語。但百折不屈的你，終於踱過了刀山劍林而向着你的目標前進。你終於入了爲幼時失學婦女而設的G女學。我就在附近的小學走讀。記得我們每逢放假回里的時候，家人們的冷嘲熱笑，明刀暗劍真是無以復加。我當時雖不是很懂事，但小孩的心靈是再敏不過的。我只覺家中人太不親切了，所以放假後我總是躲在外祖父家不肯回去。一說要家去了，我就如大難將臨似的恐怖，哭泣。但這個法律搵與我的「家」是不得不同的，終於我扭着你一步挪不了三寸的走回去。我還隱約記得當時你見我這種情形，水晶似的淚珠就

要掛在眼角。但你一面還是裝着哭臉哄我。那時，在我小小的心田中似乎真實的感到了淒涼。穩之，當時你受盡了人們精神上的虐待，但你爲了愛女未來的幸福，終於忍受了一切。呵！謝上帝，現在，光榮的現在終於到了！你現在非但達到了目的，以你自己的薪水供女兒求學。而且還克服了一切敵人！你使從前最輕視你的人現在成爲最陷媚你的一個，你也使一切有知識的人敬佩你。但偉大的媽媽決不想報服以前所受的恥辱，你寬恕了這般無知的敵人，而且不斷的幫助她們解決許多困難的問題。呵！媽是成功了！我要用自己赤熱的心來祝賀媽媽偉大的成功。媽媽非但是我最愛的人，而且也是我最敬的人！

有時，同學們聽說我只有有一個媽媽，此外沒有什麼親人了，都代我有些淒涼之感。我感謝她們的同情。但我却暗暗地竊笑着這同情的錯用。一個媽媽，只是一個媽媽已夠了，儘夠了我還需要別人做什麼呢？我的媽媽豈但祇是媽媽而已。真的，你爲我選擇學校籌劃學費時不是的慈父麼？你與我攜手漫步於碧草之上，並肩低語於綠蔭之下時，不是我的姊姊嗎？你有時教導我種待人接物時是我的良師，在我倆同閱書籍高談學問時，你就是我的益友。呵！媽媽，你看，我有了你，不等於有了一切好伴侶麼？我的好媽媽，我真是幸福的人哩！

真的，媽媽，你過去的革命史給與我無限的勇氣，我不再呻吟於煩惱的網中，我不再閉着眼免做我白日的夢。我要努力滿足媽媽的希望，我要努力做個真正的「人」！我沒有更大的野心，我只要將來能獨立之後，讓半生在忙碌中過着的媽媽，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下，暢暢快快的遊玩一回。

現在已是夕陽已去，明月將升的時候了。我不得不離了大自然的擁抱而回到人間去。請了媽媽，請等待你女兒的成人！

歸

天津女子師
三年級 李達孝

在一個桂子飄香的初秋的清晨，他開始首途歸家——回到K村去。

時間很早，晨曦初上，曙光欲流，只是泛着一色的魚肚白，然而在半天空上却被初陽映得紅紅的。淡微的杏紅色的胖圓圓的太陽半浸在江水裏，江濱幾株白楊蘭蘭的吹動，顫蕩着大自然的神祕。碼頭上聲響是如此的紛紜了，然而人們却又是如此的沉寂。

人們三三兩兩的各自聚在一起，滿臉的離情，只惟有付之於微細嗚咽的言語中。偶然有一笑，臉

上劫浮泛着意外的不自然。

他只孤獨的蹣跚的提着小包，走向這離緒萬千的碼頭上來，他的帽兒戴得很低，紺灰色的西裝上，劫微有些小小的皺褶。這已經使人想像到他這次歸家的行色倉促了。

遠遠的汽笛聲從晨國中送來，立刻江邊人聲更嘈雜了。

晚上，船停泊在一個碼頭上。雖然已是上弦，但月色劫迷濛着，電燈也顯得同樣的暗淡無光。

他獨處自己的房間裏，無言的倒在床上。頭髮蓬亂得如同冬日的枯草，眼眶上滿含着辛酸的淚漬，神情也很頹喪，只不過心的活躍，脈的跳動，他自己都聽很清楚。

剎那間，他突然坐了起來，從衣袋裏急遽的拿出一張紙來，微顫的手兒，掠亂的目光，使他對於這紙上的幾個草草的字，都不能看得到。

他竭力的瞪大了他的淚滴滿眶黑而大的眼睛，把這一張紙輕輕的放在桌上，聚精會神的看了下去。

「兄鑒，母病劇，速來。妹紋」

電報紙上的字，個個森立起來，如魔鬼似的撲向他的懷抱裏。他的膝間的雙眼中，似乎見了臥在病床上一個和愛的老太婆——他的母親——眼眶已經深深的陷入，瘦瘦的面龐滿刻着深深的痕跡。他只仰臥着急遽的咳嗽，使得他的瘦得如同秋天的樹枝的腿一伸一縮的動着……

在他的床邊立着他的女兒。憂他的緊攢着眉頭，眼球有着縷縷的赤絲，已經表現着他為着母病而有了幾夜的失眠了。

突然房內外一片歡笑聲，他的神經頓時又回復過來，他清醒了，然而顯然的是倒在椅上……房外依然是笑語紛紛，窗外只有澎湃的江波的哀語……

誰也沒有想到房間內的可憐的他。

幾天以後，K村中平添了一個新歸家的遊子，平添了一個無母的孤兒——他。

沈媽

集美
女中
謝君蘭

我近來又時常想起沈媽來，因之，她過去的一切也就在我隱幕中顯映着了。

她是個寡婦，家裏只剩個老姑，然因生計困難，不得不出外謀生，祖母因憐憫她景况淒涼，故請她來做二叔父的褓母。她的生性良善，待人亦和藹可親，對於小孩子，尤痛愛之如己命。我常聽得母親說：二叔父生得很頑皮，當他四五歲時，在一個冬天的月夜裏，哭吵着要沈媽除掉衣服在月下跳舞給他看，於是她也就服從了，後經祖母的斥責，那才肯罷休。這是三十年前的事。

時間過得很快，不久她的老姑便與世長辭了，祖母即替她周全這事。到了二十年前，她的年紀也老了，已是不能做事的人了，她便想離了我家，獨自去度那孤苦的生活。祖母和家人因憐她衰老，苦勸她不要出去，留在家裏坐坐也好，怎奈她始終不肯，她終於離我家而去了。

以上的事情，全都發生於我未出世前及我幼小無知的時候，那些不過是憑老媽對我閒話時當故事講吧了，那知我對於這個，却比聽別的故事另具一種心情呢！等到我稍知一些人事的時候——當我八九歲時——我就知道和人家表同情。流着同情的眼淚。沈媽即是引起我第一次的同情，和迫出我同情淚的一人了。

小孩子每喜歡做客或觀劇，這時的我也有這種心情。我記得有一年——我八歲時——冬末，到

親戚家看戲去。在一個熱鬧的劇場中，我和姊妹們坐在一個木臺上，看着，說着。不一會，我身邊發現一個老婆子，她穿着襤褸的棉襖，右手拿着拐杖，左手提着一個破籃子，裏面很簡單的是一個破缺的磁碗和一個七穿八洞的米袋，腳下穿一雙破鞋，那充滿慈愛的眼睛，直瞪在我身上。呵！她終於拉我的手了，枯皺的嘴邊，已現出溫柔的微笑，她發出抖顫的聲音，向我說道：「小姑娘！祖母可好；你的爸媽也好麼？我五六年不曾去你家了，你就長得這麼大了，乖乖……」說着便從她的衣袋裏掏出十幾個錢塞在我手裏說：「這一點錢給你買糖果吃吧，你回去可代我問問你祖母及你的母親的安。」接着又向旁邊一個老婆子說道：「多謝你介紹我認識她——指我——不然，我早就忘了。」說完，便告辭我而走了。我那時起初還有些害怕，後來聽她說完話，才知道她與我家是有關係的了。我又想到母親說的故事恍惚如她，但我不敢斷定。在這情成的思潮起落萬丈時，我似乎有說不出來的難受，眼裏已湧出熱淚來。同時，姊妹們都驚訝地問道：「痕，你一向是喜歡老婦人的，常要送錢給她，今天你為何反拿着她的錢呢？莫是驚呆了嗎？我們快回去吧！」那時候我終答不出什麼，只是嗚咽着。

那是我與沈媽第一次的會面，自那時起，她又和從前一般常常到我們家裏來，其時，我總要留她在家裏過了幾天才許她回去。從此我就漸漸地親近她，憐憫她。當她來我家時，她總要帶些錢來給我

酒，而且要拿些送爸爸及祖母，小孩子是不不要緊的，但是爸爸和祖母是個大人了，那裏肯受呢？有時候送她些米鹽或菜類時，就偷放些錢在裏面送給她；但是如給她覺察，那就死都不受，非送還我們不可；祖母因她固執，只得勉強依了她。十年前祖母死了，她也就漸漸與我家疏遠了。爸媽雖屢次派人去找她，可是終於找不到她的踪跡。及至數年前的一天，她就與世長辭了，從此世界上便缺少個仁慈親善的地——沈媽。

有時候，爸媽也常說起她，甚至於說得潸潸淚下。她最深印在我腦中的是她深褐色的臉皮，足現着無數的深刻的皺紋，禿頭上蓋着幾根白髮，矮小的身軀，和她那時刻不離的拐杖。這是十幾年前的她，雖然時間把我們隔絕了這麼久，可是我到現在總能明現地記起她，也許如此以至終生仍不能忘記了她吧。

橋 畔

蘭 史

日光淺籠着樹林，輕風搖曳着柳絲，看匆匆燕子一雙雙，翩翩的飛舞，大概是在覓覓花枝安息吧！

這時正當春意方濃，碧芽已透，美麗的瓊立在橋畔，臨一池清水，迴顧着她那幽情的影兒，薔薇似的頰上，呈露出淺淺的梨窩，珊瑚也似的鋒唇破裂處，現着兩排象牙似的玉齒，她望着芳艷碧連天，蔥蘢的林陰，蘇來蝶去，心裏想着：

「唉！想起我的過去，那如流水的時光，不停的溜逝，只恆望着春夏秋冬四季不息的循環，心裏總是充滿着空虛，寂寞，無聊……等的說不出的苦楚！況這難消受的春愁，更增加我的夢魂中的回憶啊！

「哦！那值得留戀的過去呵！記得是去冬的清早，橋畔的梅花兒是開的開，落的落，池裏的寒水結着一層薄薄的冰片，雲霞中有天使悄悄地跳舞，粼粼的蒼潤的晨光，在最甜蜜的繁露如珠中閃耀，照映出新夢初回——一段醒，牽引出幽興深藏——一瓣馨，我倆唱歌——細寫人間樂意，我倆談笑——蘊蓄着的心聲！最靈活的眼波，漸微微地的動——盈盈！

「噢！這寂靜的時候，竟然留下了我一人啦！原來那往夢如煙，不堪回首，最甜蜜的友情消幻了，飄散了，渺茫了！

「分明記得昨夜他約我——原來是幻夢認作真麼？」

她傾耳細聽，恍惚有思，忽然砰砰的敲門聲——衝破了寂靜的只間——響起來了，她的夢境也

只得暫告一結束，即刻踉蹌的跑去開門，問道

「誰呀？」

「我呀！」

「你是誰來幹什麼？」

「我是來送信的！」

她把門兒咿啞的一聲開開來了，但見門外的綠衣使者從那裝滿着信件の皮包中抽出來一封花箋遞入伊的手中，伊登時破了愁容，微笑的低語着：

「珊妹：我自和您分別以來，總是惦念着您，雲妹在我身邊也想着您，並且還希望您能於下星期動身來申申江的風景是世界上有名的繁盛，我想您當然是樂意來的，現在我特地寫信來問您一聲啦！至於我呢，是很順適的生活，請您不必掛念我的一切。不過我這時的心情却非常惡劣，而且看那淡紅的杏花，被雨打敗了，格外覺得可憐，聽那瀟瀟的細雨斜風，充滿着綠森森的庭院，愈顯襯着我的孤獨和寂寞，這時雲妹也出去了，我忽然撫到您的來信，一時的喜悅，竟幻去一天的愁恨，哦！這其中的情味，真非這幾張短箋能形容啊！您替我想吧！」

窗前的芭蕉，只軒軒的舞動，您給我的一枝櫻花，也被我栽活了，看着牠一葉一枝的抽芽發花，更增加我無限的興趣，活潑潑地心情，也不禁蠕動起來了！

伊把信兒重新疊起，惆悵的望着天際：思念那信中的字句，是何等的打動她的心坎呵！一切的舊影在她久困愁城的意識裏湧現出來，增加了她的春愁春困，徒頓無聊，只得嘆道：「展轉蹉跎，一至於此！」手支着扶欄，一霎間淚雨婆婆，看着新桃初放，綠水盈池，早已念到別雜的難堪，她記得和雲妹等人分別的那天，曾經在此散步時黃昏剛籠罩着園景，她倆最後的一瞥，在此地留下了無限的遺恨，當只一輪明月逐漸的撥開了雲彩，悄悄地夜景，調和了她們的心波，一片的薄霧和輕煙，分辨不出您和我，隱約的情語唧噥，管韻悠長似鳳鳴如鸞嘯，琴節鏗鏗，湊成一種諧和的奏樂的音波，她們只快樂的 pursuing 陶醉，好甜美的歌聲，怎不心醉魂銷！但是樂極生悲，不免要嘗一點哀傷的淚雨的滋味，又何況生離死別，黯然魂銷呵！幾度的歲月往還，她們的分別已經匝月，現在雖然來信喊她去，她還是躊躇不決。

一夜的東風，濛濛的小雨，窗兒緊閉，門兒斜掩，帳兒輕垂，枕兒橫放，被中的身軀兒側臥，這時的她，所見起了夢也沒了，可是異地裏思念她的人兒，正自在支頤凝思，恍惚顛倒，聽着雨打蕉聲，風吹竹葉，

夢魂難安呵！

清晨的春色如曉粧方覺的少女，紅日披帶着美麗的雲霞，半露着嬌羞的面龐，向人歡笑，漫漫的一泓明鏡般的池水，只潑潑，漸漸的歌唱，淡青的鮮紫的山色，恰對着如笛前的簾鈞，她梳洗之後，搜了一搜抽屜，尋出了一些舊信，含愁的低着頭沉思且細讀，忽然把信一丟，提起腳來，向門外跑出去了。

她去之後，不一會，有一個武裝同志來訪她，看見人不在家，就在皮包裹寫日記的本子上扯了一張白紙，寫了幾個字留着貼在牆壁上，記着門牌號數而復去。

不一會，她匆匆的跑至房中，心裏就在想，會否有人來找我，猛抬頭時，看見牆上的字條，念道：「原來是武雲芳來省訪我嗎？待去訪她時，覺得無大要緊，目前的去留問題，倒是急待解決呢！」她想到申地的情形，頗合她的興趣，就是幾個知己的朋友，那麼，最好先問一問武雲芳是否有志願要往申，如果有志那途中有伴，不至感到寂寞了；她雇了一乘黃包車，拉到北門的東華旅館，恰巧武雲芳在寫信，信中的大意是預備往申訪紀鏡，她登時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先只寒暄幾句，隨後便問他所以要往申的緣故，他說：

「申地的衛戍司令部及特別黨部有些糾葛的瑣事，要去料理一下。」

「紀鏡到先生你可認得嗎？何以會認得的呢？先生！我想您代一個信兒給他，就說我現在一時不能來申，等待夏秋已過，今歲冬月方可以赴申去。」

「哦！是的！紀先生是我們秘書股的文牘，至於你要帶信也可以的，不過據我看起來，還是和我一道去的好吧？你說怎樣？因為時間的遲早無大關係，而紀先生確是囑我來接你，你如果說出所以然的緣故，我可以復命，不說所以然，實足以使我爲難而已。」

「那麼請先生隨便拉一個謊兒吧！因為時間太促，恐怕一時來不及！」

「來不及，我等你兩天好了！」

她聽着這些話，再看看左右的佈景，心想想的確是感覺到一種難堪，正在躊躇，覺得計算算過，那一些巧妙的遁法，敏捷的手段，完全枯竭起來了！呵！去嗎？不去嗎？……「哦！有了！請你帶個相片去吧，我本人是很無暇去啊！」

「好了！你不去啦！紀先生一定要和電影明星王少琴女士交結了啊，您曉得紀先生的生活，是非常的浪漫，申地又極易引人墮落，跌墮落墮落！是多麼危險啊！現代多少很純潔的青年，因爲交不着良好的女友，而犧牲墮落的真是不少啊！瓊女士您還是和我一道兒去吧，免得我們的焦心吧！」

「哈……那可笑極了，我絕對不去，去了，不是做三角戀愛的一角麼？結果，一定是悲慘，反正是有人代替我，我的行動更有我的自由，不去，或者還讓他們多多享樂一些，咧！何必硬拉我去做呆子，睜着眼睛受氣，而增加紀先生的擔心顧慮！」

他聽了這話，情知是自己失言，不該說這話，心想，看着倒還是性情溫和，很可以用言語播動的女子，竟然出人意料之外，還有這一副面目，怪咄咄的盛氣凌人，咧！如不同我去，我到申去，也是要王少和琴交結，如果萬一王少和紀鏡好，我就用反攻的方法，掀揚和和紀的關係，這樣的挾制他，他再有好才幹，恐怕王少也不見得再眷戀他吧！哦！我就這樣說給她聽，以解她先前的疑雲。

「珊女士，請您不必疑心，紀先生既和您先好，當然不至再去熱愛他人。您去的時候，我當然會勸他，您不去，也應該寫信勸他，不要使他感到失望！」

這時，似乎她很可以答應一句，「不去。」可是心理却不是這樣的簡單，她抬頭又俯頭，看看自己又看看武雲芳，想想自己又想想紀鏡，並且還掛念着雲卿，不住的扭住了手帕，半作假想半在傷心，改戀過去，又畏將來，雖想去又想住，看看手錶上的秒針一分一秒的移過，而她的思緒總是呈着混亂狀態，可憐這優柔寡斷的少女，望着窗外的長江，浩浩淼淼，心裏總是游移不定，浮淺的愁容，很可以

在她面容上尋出痕跡來。但是這當然不能使她鼓着勇氣去申，因為在她心中的紀鏡寰，只是一個在橋畔的紀鏡寰，而否認在申地和明星交結的紀鏡寰啊！

一九三一，五，十八。

逃 婚

集美
女 中 白素然

差不多是十二點鐘的光景，死氣沈沈的B街上，除了一二個夜行人的腳步聲外，絕無半點聲息。窗外朔風，越刮越大，吹在人們的身上，真有如刀割一般。這時天上不見半個星兒，月亮也不知逃到何處去了！唉！好淒涼之一夜呵！

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女子，很着急的向B街走去，她的臉色極爲蒼白，好像心中有過分的憂傷。她走了不久，就坐上一輛人力車，向前飛去。當她要上去時，目遠向四處細看，見沒有認識她的人，才安心的坐上去。

到了一家的門口，她就下來了，有一個年紀同她差不多的女子來迎接她，并向她說：「冰到我這

裏休息一夜，明天晚上再搭夜車動身，今夜還要稍一計劃你日後的事……」她備一面說，一面走一直走到樓上。

第二天早上，冰家裏非常熱鬧，嫁裝是一箱箱的排在大廳中，任鄰近的人來來往往的觀看。這些人看了這樣寶貴的嫁裝，就都爲冰祝福，說她伯母非常愛她，給她這麼多的東西，比自己的母親還要周到。她的伯母聽了這些諛詞，只是笑容滿面，向衆人表示多謝，並表示她對於冰已盡了她的責任，對於她的爸和媽的遺囑，也盡了責任。這真是仁慈的老人家的一生之樂。

「媽！冰姊不知去向了！她們要找她出來化裝，都找不着，不知是……」雲說還未完，老太太即很快的跑到冰房間裏去。「怎麼啦？冰兒不見嗎？她昨夜不是告我她要早點休息，明天要早些起來，那裏會不在了……」她莫不是逃……爲何……沒有人知道？」老人家真禁不起這樣的大打擊，便大哭起來。後來雲從她寫字桌發現一封信，裏面寫的是：

親愛的伯母：

想不到昨夜，剎那間的昨夜，竟成了我們的永別！我們的關係就這樣斷了嗎？怎不叫我痛心流淚呢！但是這有何法？命運使我這樣，我只得順從牠了。父母又不養育我成人，在我四歲時，他們都遠離

我而到快樂之宮去了。那時要不是你仁慈我栽培我，那裏有今日的我呢？我一生還未報答你的厚恩，而竟離開你，永遠的離開你。唉！親愛的伯母，我何嘗忍心捨你而遠行，這都是頑固而殘忍的伯父所致的。他硬要我嫁給那個和我沒有半點愛的官僚的兒子，我那裏肯服從他。我好幾次向她反抗，他不但

不理我，還把我痛罵了一場。要是我是沒有智識，沒有一點知識，我想也不至於破壞他那貪錢，貪他將來的地位高，勢力大的計劃，而如豬狗般的由他要怎樣賣就怎樣賣。不幸我也受過幾年的教育，我怎肯嫁給我不認識的官僚的兒子呢？并且官僚們正是我們的仇敵，他們剝奪我們由苦中得來的錢財，無異是榨取我們的脂膏，我們不打倒他，已是懼怯，怎麼還要與他做親呢？愛的伯母，我每次看你以淚洗面，而用那溫柔的話來勸我答應，我那忍心違背你呢？不過，伯母！你爲着愛我而害我，要是不離開你，我前途的一切就要從此完結！我爲前途計，不得不努力掙扎。你怨恨我嗎？我希望你把我當做你已死了的姪兒，當做你最不孝的姪兒。現在我沒有法了，我只得走開，實行我長途的旅行，無論天涯海角我都要去。死活是運命註定，我一點都沒有恐慌，我要勇敢前進！前進！伯母，永別了！你們不必找我，……我去了。最後我希望雲妹不要再蹈我的覆轍。

祝你永遠康健！

你不孝的冰敬書

老人家聽完了，即刻暈倒在地。她們把她扶到床上去，經過醫生一度的救治，才慢慢醒過來。事情發生一個月了，她的真確的消息一點都沒有；有的說死了，有的說教書去了……各人有各人的說法；但到底在何處，沒有一個知道。現在老人家夫婦，都非常的懊悔，但已來不及了。

怎麼辦

浙江省立十中
高中師範科一 徐秀聰

那是一個靜悄悄的秋夜，花園裏一切都沉寂了，殘謝了的池荷朵朵浮在水面，月姊姊的秋波照到她的死灰色的面孔上，只見她獨自呆呆的坐在假山石子裏，點點的水珠好似她在流淚呢？偶然有些魚兒在水面上接嘴，和桐樹落葉的沙沙聲，打破了大自然的沉悶。

坐在亭中的她，彷彿和五六年前未見的朋友芷霞的面孔是一樣的，但是芷霞不是女的。啊！我記憶起來了，他不是對我說過嗎？他有個妹妹，面貌、性情、舉動等都很像他的，而且他們倆是雙生的，難道這個就是他的妹妹嗎？

在五六年以前的我還是扮男裝的，我因父母愛惜之故，所以自出生以來就穿男服，當我十二歲

的時候，入了日市男女同校的S中學裏讀書，不到一個月便認識了許多許多的男女同學，但是在男同學中，我很疑心的就是芷霞，他的一切舉動，多是和女子一樣的。「難道他亦和我一樣的扮男裝嗎？」我在當時這樣想。但是他亦很注意我，所以我倆常常談心，或散步郊外。後來我因病休學回里，他要求我給他一張最近的照片，我慨然的答應了他，並且在我隨行的時候，他還要求我允許和他通信；在最近三年中間，他的信息是絲毫沒有了，我很記掛他！

那天晚上我因無事可以消遣，又穿起男裝到外邊散步去，不料在花園碰到這位女郎。芷霞的妹妹我並沒有看到，這位女郎究竟是不是他的妹妹，現在還不得而知；所以我很注意地觀察他，如果真是他的妹妹，我就可以問問芷霞的消息了。

我走過亭邊，忽然聽見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呆呆的出了一回神，我便向那邊石凳上坐下去。她看我坐下去便起身走了，走不到六七步，反轉臉來定睛向我一看。奇怪！她究竟是什麼人？或者她是認識我的？我的好奇心就因此衝動，便隱約地跟在她的後面，她走到那邊牡丹亭裏，尋到了一張椅子，獨自坐定，我便躲入大樹叢陰之下。這時慘淡的月光，從四面赤裸裸地照過來，更覺園子裏佈滿了沉淪的死氣，亭外唧唧的虫聲，枯葉簌簌拉拉地響，都是很可怕的景象；雖然，怯弱的她，並不覺得，一點半

點都不覺得那沉寂和恐怖，她是正在冥想，熱烈地冥想；她很神祕地向四面一望，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翻開來看。「使我好苦啊！」她突然這樣的說了一聲，她的頭便沉在椅子的靠背上。這時我萬分的奇怪，非明白這一件事我是死也不回去的，便偷偷地的走進亭子裏，在她的手裏還可以看到照片裏的人，不若則可，這一看看得我大驚失色，那原來就是我一五六年前扮男裝的照片。這時她恰巧抬起頭來，很祕密地將照片放在衣袋裏面，便仔細向我全身打量，我有點不知如何是好，便向那邊椅上坐下去。她遲異了一會，很羞澀的向我問：

「先生是不是姓 Wang？」

「是的。」

「台甫請教？」

「T. S.」

「你知道 Wang 不？」

「知道的，他現在怎樣？身體好嗎？多年未接他的來信，記掛得很！」我接着這樣的反問她。她嚙的「笑」說道：「Wang 就是我。」這句話直說的我發了癡，不知是做夢還是醒着半晌，我才恍悟到從前所疑

的。於是開始與她接談。她將自己如何的扮男裝，以前所說的妹妹就是她自己，如何的奔波數月，到今天才碰到我，細細的訴了一番，而且懇懇切切地說：「此後願託喬木，終身跟隨。」我聽了末尾這兩句話，才知道她是一個多情者。她是如此決心，數千里外奔波到這裏來，我當然使她不至再傷心。但是天啊！那却怎麼辦呢？

夢 境

高揚中
錢飛雲

在一片荒野的草地的一隅，孤單單的立着一所小小的草舍，從屋內放射出一絲半明不滅的幽綠色的燈光。夜已深了，萬籟俱寂，大地死寂得可憐。偶而聽得遠處一二聲犬吠，有如淒風夜雨中的鬼哭，更令人淒慘了。一個白髮蕭蕭的容顏憔悴的老婦人，帶着淒涼的日光，正倚在草舍的門旁眺望，蔚藍的天空，燦爛着滿天星斗，好似碧波滌滌的海中，綴以白色的荷，遠一輪皓月，高懸太清，普照着累累的荒塚。「一生幾日，月常圓！」伊癡癡的望着天空，不禁喟然。現在的明月，不是同兒時所見的一樣光輝純潔美麗可愛嗎？但是現在的我，不是兒時之我了！純潔的童心，已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墨色，如朝日

般的美麗可愛的青春，是斷送了！現在已到了冰天雪窖的老年期，離自然土獄之門僅一階之距了。雖然死，這算得什麼？不過，假若一個人，他一生渾渾然不知所爲，浪擲了可貴的光陰，枉爲了一個人，換句話說，他的一生是無意義，負人的責任沒有盡，那他聽到墳墓中去仍是痛苦的，內疚的。她憶起她在成童時慈父的囑勉之辭了：「見啊！世事浩如烟海，然簡言之，兩途而已。一是快樂的園地，你不辭艱辛地循着走去，你將從園裏的鮮花底微笑着靈魂的慰藉；一是不測的幽洞，有毒蛇猛獸盤踞着。此二途之中，何去何從，你自己擇行吧！」她現在已墮入了深洞的幽底，雖要重出幽洞，另走他道，已來不及了！嘆成童之年，真是人生苦樂的交點啊！我爲圖一時的安逸，竟輕輕地斷送了可貴的青春，現在已悔之莫及了！一個可怖的印象，立刻涌現在目前：一座崔嵬險峻的高山聳立地面，許多背負着很大的包裹的男女老少，彎腰曲背地一步一步向崎嶇的山路上爬去，越在上面的他的包裹越小，在平坦的山嶺上，許多抱着花兒，現着微笑的人們，得意地瞰望。一個背着大包的青年，他爲舒適起見，把把包裹卸却了，因爲太安逸的緣故，不注意地面的荊棘，一失足墮入山谷去了。山谷是深不可測，毒蛇猛獸盤踞着，吐出火紅的舌尖，射着凶狂的目光，伸爪露齒的，爭向他。噬、撮爪、咆哮着，怒吼着，似乎說：「這是你自投羅網，不能怨我們啊！你爲什麼不早自打定主意呢？」牠們努力的攻擊着，以爲這是牠們應得的食

料，點點的鮮血流着，他掙扎呼救，但是無效。同伴們看了，祇有搖頭而已！猛抬頭，一輪皓月，已斜向西方，滿天的星斗，仍閃爍着，累累的荒塚，染上了慘淡的銀色，草舍中的燈光，還掙扎着牠最後的光輝。她不禁一聲長歎。呀！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

散文·筆隨·小品

早飯後

集美
中葉淑華

早飯鐘「噹噹噹」的響了，我剛好站在課室門口，對着課程表看今天的課目；看到第七時是音樂，於是憶起一件事來。我急急的跑到飯廳，吃完早飯，就跑上樓去，在箱裏拿了五塊錢，這五塊錢是秀君交來的學鋼琴費，托我轉交教鋼琴的黃先生的；當這費未轉交時，便是我一件未完的責任。

我從三樓跑下二樓，向黃先生的臥房去。房門是開了，我走了進去，房裏只有一個老媽子在拭桌，黃先生與她那天真可愛的女兒，還在床上睡；因為我那皮鞋聲，引起了黃先生的注意，所以她牽開帳來看，及見是我，便問我有什麼事？我把秀君交來的琴費轉交給她，便想走了。當我將走未走的時候，在她身邊睡着的女兒醒了，很活潑的轉一轉身，伸出她小小的頭兒，向我快活的一看，就嘻嘻的笑起來。我看她這般有趣，也向她笑了。她看我笑，便趕快的伏在慈母親的懷裏，很快樂的笑着；她的母親，很慈愛而又很溫柔的撫着她，撫摩她。嗚！母親的擁抱，是多麼的溫柔慈愛呵！

我默默的跑出黃先生的房門，瞬海裏却上了她們快樂的美影，心中却深深的覺得世上的嬰孩

的幸福。嗚！嬰孩的幸福，勝過一切的人們，她們是驕傲的臥在母親的懷抱中，享受母親偉大的慈愛，真的幸福呵！

我默默的跑到了樓下，心中搖搖之主，不知要再到那裏去。在這個當兒，從淋浴室中，走出了K同學；她是個和藹的人，做事情也很小心的。這時候她手裏拿了一個口杯，好像要去取水的樣子。她看見了我，就招手叫我同她去。我恰在不知到那裏去的時候，所以真的同她去了。我們走到水房，忽然聽見一種小孩的哭聲，但在不久就沒了。因為這一聲，却引起K的猜疑。她向四面張望，最後在花園裏的靠右一角，發現了那哭聲的來源。「嗚！快來看，這裏一個小孩子。」我聽了K的叫聲，便跑去看。一個二尺多長，一尺多寬的籃子，上面蓋着一條已經舊了的大花手巾，那孩子就臥在裏面，這一個籃子，放在園中靠東的一隅，溫和的陽光，很仁慈的照顧他；園中的花草，也吐着一種甜密的香氣環繞着他；他就是臥在這自然的溫柔懷抱中，任着溫和的陽光撫愛，任着甜美的花香圍抱，他也算是幸福了。但是剛才他哭什麼呢？我這時候，竟發生了一種感想：「他到底哭什麼呢？是什麼人的孩子呢？為什麼放在這園地？設沒有這溫和的陽光來撫愛他，豈不要受冷嗎？他的母親呢？」我呆呆的想到這裏，就把那塊罩在籃上的巾揭開，露出那小孩的面來。這小孩倒也很可愛，白白的小臉，一雙半開着的小眼睛，鼻子

然很低，但配上一張緊合着的小紅嘴，却也極其調和；這誠然是個可愛的孩子，比黃先生的女兒，並不少可愛的魅力。我靜悄悄的看這籃中的小孩，無意中，却被一個老媽子的話聲一驚。我回過頭去，看見那天天在忙着的老媽子，現出得意的面容，微微的笑着，口裏還咕嚕咕嚕的，好像向我說話。我不懂她的話，聽不出她在說什麼？K是懂得的，她向我翻譯說：「這籃中的小孩是她的孩子，因為陽光很好，所以就把他從床上移到這裏來。」我聽了K的話，才明白這老媽子為什麼會得意的微笑，因為這可愛的孩子是她的。我把大手巾再為他蓋上，K也取好水了，於是我們慢慢的跑到課室去，但我的心立刻懷疑起來：「嬰孩都是幸福的，因為她是臥在母親的懷抱中享受母親偉大的慈愛；但是這可愛的孩子却不同了，他孤單單的自己一個人，臥在這圓地的陽光下，感着苦悶哭了，也聽不到母親慈愛的慰音；但是他是有母親的，可是他得不到母親慈愛的撫摩。嗚呼！世上的嬰孩，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呵！」我想到這裏，那嘈嘈的上課鐘鳴了，我的腦海立刻清醒，便預備上課去了。

在麗文的墓上

葉美
女中
華淑葉

在淒涼的旅途中，忽然遇着一個舊時的朋友，或親愛的人，或是得着我們要知道而不得知的朋友的消息，和住處：我相信，無論什麼人，總會覺得很快樂的。

這次我游了廈門鼓浪嶼，得見了亡友麗文的墳，可是我不但得不到快樂，而且只覺得有說不出的難過和悲哀。

當我們——同旅行者——走進了那荒野，那徬生若蔓草的荒野，我們的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及見了冷清清死寂寂的一堆堆用白灰築成的墳墓，我們更不忍多看，只有垂下頭的走着。各個人都有了一種淒涼的感發，也許覺得人生的可憐吧！你看當那身強氣壯的時候，不是很有意義，而轟轟熱熱的生存着嗎？但是在轉眼的一刹那，氣一斷，什麼都完了！孤單單的被人樂埋在黃土底下，誰來過問哩！最後也不過是幾根白骨暴露罷了！這是人人必過的關門，誰能避得了呢？

我們很難過的走完了那一片的墓地，升了幾級石階，望去又是密密的佈滿着的墓堆；在這一片墓地走不幾步，領路的C君停住足，回轉頭，很傷心的向我們說：「這就是……麗文的……墓。」說完，她便回過頭去，暗暗的拭淚眼，嗚咽的哭着。

我們把路上買來的鮮花，供獻在她的墓前，各個人都有說不出的傷心和難過，只是靜寂的對着

她的蒼疑視，那二寸多大的，一個個寫不大優美的字，刻在石碑上，很顯明的在我的眼中旋轉：「陳麗文之墓」，「字字都在我腦中旋着。多情的同學們，已很多人，落下淚來了。我呢？只是對着墓堆出神；我不相信麗文就是在裏面，但我也很相信美麗而又活潑的麗文的確是葬在裏面的，永遠在裏面的。唉！上學期的她，是那般康健，那般活動，誰敢說她能在這青春的時期，而埋葬在這荒野的黃土中呢？我想到這裏，更加傷心起來，那久已盼在眼眶裏的眼淚，便漣漣的淌下來，情不自禁的向她默訴：「我的友呀！我的可憐的麗文姊呀！在上學期將放假的一天，姊，您很傷心的向我說：說您的母親寫信叫您回去；您又說您回去了，便不能再到校裏來，所以很傷心，因為不願離開美善的校舍，和親愛的同學。姊，您記得您說這些話時，眼裏落下淚來，那時我心裏是如何的難過，找不出話來安慰您，只有勸您不要回去；但是文姐呀！您聽了我的勸言，又很憂愁的說道：「我家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我若不去安慰她，她一定要日夜哭着，那我心裏又怎能忍的下去呢？」文姐呀！我聽完了您的話，我很佩服您的一片孝心，文姐！我真佩服您的孝心！」

文姐！您說您一定在暑假中回南洋去，看您的母親去，並寫了一張住址給我，叫我不要忘記您，能永遠的和您通信。啊！文姐！我珍重的收藏了您親手寫的通信處，一直到現在，還存在我箱中的小匣子

裏。紙還是昔時那樣白潔，字畫還是昔時那樣端正美雅，但是呵！文姐您已不住在您寫給我的那住址了，那繁華的安南了；却住在荒野死靜的墳山中。唉！文姐我不能忘記您告我的話，我很想寫信給您，但是寫了也不能達到您的手中眼裏的，奈何文姐！我們已是隔一個世界的人了！今天我算是與您會面了，與您談話了，但是我看見的，只是一堆的黃土，那裏有您那美麗玲瓏的臉兒呢？您的只是自己的心聲，那有您清脆的回音呢？

麗文姐呵！您說您不願您年老的母親，等您不歸而難過，一定要在暑假中回家去，又誰知您竟在未回家之時死了呢？文姐！設您在九泉有知的話，您忍不忍看您年老孤苦的母親，倚們等待而失望悲哀嗎？您已知道您母若見您不回去，一定要日夜流着老淚；現在知您死了，是永遠不能回去見她了，那她又將怎樣的心傷痛哭呢？文友呀！您那年老孤苦零了的母親，今後將怎樣呢？可憐的文友呀！您何以死的這樣早呢？

我默默的想到這裏，我的頭有點昏了，我的心更是痛得利害，那墓碑上的字，也模糊不清了，好像看見麗文立在那裏苦笑的样子。K把我的手握著說道：「您呆想什麼？她們已娶去了。」我那時似乎從夢中醒來，向她的墓說道：「文姐您安穩的在地下討生活吧！」

杭州的回憶

揚州 中學 王文藻

迷濛的春水，潺潺的溪流，是多麼地耐人回憶呵！
黃昏裏，醉漾輕舟，看模糊的遠山，燦爛的晚霞，
聲後，淪漣的綠水裏，激起旋流的浪花，帶去我幾多愁恨，
猶記靈隱古剎的清曉，蓮台上湧現了寶燼金身，
看乘坐深深地低頭拜禱，何用問，追前後的因果，
宇宙中來路便是歸路，但低扎片刻的安逸，一剎的
歡愉，我徘徊蒼茫的古道，似解悟了塵寰的輪迴，
我也曾攀岩石直登北高峯的枉巔，看錢江如練，
也會踽踽在落花飛錦的蘇堤，斜陽裏，深風盪的孤舟，
綠水畔，幾雙遊鴨，細微的春風，吹得我魂魄，
醉猶記那亂山深處，
瀟灑的溪水，
蘊含着自然的玄秘，
看紅花滿山，
空谷的幽蘭呵，
你竟爲誰開？
我徜徉寂寥的山道，
綠蔭下，
靜悄悄聽那滯流的溪聲，
溪水呵，
你會慰藉我慘悽的心靈，
洗滌我傷痕的血跡，
去日如電，
往事呵，
飛一般地過去了，
祇有深刻的憧憬，
頻來入夢。

二十五，草成於揚中。

柝聲

宣城 黃學珠

有天晚上。我一人獨坐燈下看書。只聽得外面下了很大的雨。氣候又冷。我的手腳都凍麻了。風從窗穴進來。向我身上直吹。忽然聽見我慈愛的母親說。「夜深了。這樣冷的天氣。他還不睡嗎。在那裏做什麼？」這時。我亦冷的受不住了。所以就去睡了一會兒。聽見外面有擊柝聲。我想；我睡在被褥裏。還覺得冷。他一人在這寒冷夜中。冒雨走着。豈不更冷嗎。唉！因為他負的責任。是防備盜賊。越是雨大。越是寒冷。他越要走動得勤。因此我又想到盜賊。爲什麼要劫掠盜竊別人的東西呢？他們一生出世來。就會做盜賊嗎？不是的。因為家庭教育不良。或受經濟的壓迫。才做出這種無人格的事來。我們要免出這種事。先要從家庭改革起。要他得着好的習慣。教育要好。才能免除。我在這萬籟無聲。清幽欲絕。擁被高臥的時候。外面的柝聲。還是繼續不斷的敲着！

煩悶

焦亞男

天雖不雨，却是長陰，我一人悶悶的坐在斗室裏，覺得無聊已極，功課也懶得預備。

呀！光景忽然變了。好像是開學的時候，我急急的清理東西，我那慈愛的母親，正坐着呆視她那時

幻想着她女兒離家以後的情形在外一定是貪涼，頑皮……一切都使她憂慮，使她煩悶；這煩悶裏含有無限的眞誠，無限的慈愛；當時我就倒在她的懷裏，她撫着我的頭髮，那時我實在不願意一刻兒離開她了！

夜的黑幕漸漸的上罩了，四面寂靜，只有幾隻小鳥在無力的低唱，我的思潮起伏，母親煩悶的面龐，在我腦中盤旋，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想着；世界上的煩悶，未必只是別離，沈思的我，忽然又一個煩悶的印象，陳在我的眼前。

我回想到三年前的那一天，剛從青山後出來的明月，將大地照成一個銀世界，我任着我月下的遊興，信步踏進我姨姊的家門，看見W媽。

「姨姊呢？」我問她。

「哭着呢！」她歎息着說。

「爲什麼哭？」好奇心的我，這樣又問了一句。

她近來的眼淚特別多，動不動就流出眼眶了！

W媽這樣說：「唉！從二月起，少爺已經有九個多月不寄錢回來了。兒女又多，加之年底快到；高二

高柴錢，陸成行的老板要米錢，又是小二寒家要油錢……錢……錢……連我常老媽子的也空上四五個月的工錢，她家又不打牌，連一文外水也弄不到。不因爲少奶奶待我還不錯，我早就走了！她不平而怨恨的說說過，她往後院去打水了。

我急忙走到姨姨的屋裏，她正坐在牀上流淚，看見我進去，連忙站起，很溫和的握住我的手，一言不語。我知道她胸中塞滿了煩悶，所以一時說不出話來。她這樣默默的煩悶，比哭更難受，我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禁也陪她流淚了！

姨姨的影兒漸漸地離開我的幻想，又有一種煩悶的印象陳列在我眼前。

有一天，我和小妹妹到百貨公司裏去買絨繩，忽然小妹妹針錐似的小眼睛，錐在一個洋娃娃身上去了，她叫我看，那時我已知道她小心裏的跳動，有買的欲望了，但是，我的袋中却不能滿足她的欲望，只得悵悵的回去了。她臉兒上却現出一種煩悶的狀態，她煩那洋娃娃不知被誰家有福的孩子抱去，她煩那洋娃娃將要被有福氣的孩子，在短少的時間內弄得身體四分五裂，她的煩悶含着無限的天真，無限的愛！

煩悶呀！煩悶呀！煩悶的變化太多了！魔力也太大了，現在這三種煩悶，都到我的眼前，我的身體魂

靈，都被這些頑悶的影兒包圍了！

黃昏中

蘇州職業
女子中學
憶痕女士

「悠然巍巍的北寺塔，蒼色斑斑的北寺塔，你可記得那個傍晚，我們曾到你的頂上嗎？那時——霧紗漫籠着大地，一遍茫茫；只有幾家晚炊底黑烟，隱約地一縷在縷薄紗上袅袅蕩蕩，你那角上堆滿俗塵的古銅的鈴兒，也依着微風叮……噹！我以為我們在你的清悠的音樂中，已羽化而登仙，誰知到今日，獨自兒望着你如此淒涼感傷！」

影痕

「絲絲的春雨，疊疊的夏雲，瀟瀟而蕭殺的暮秋狂風，品瑩而皎潔的殘冬白雪，一切——一切真幻——神秘的季紋，既不過在我的……心葉上……腦海中，依序的添上了一層層底纖纖灰白的影痕！」

暮 春

「油也似的雨，絲絲地亮晶晶地從簷口倒挂下來；鉛樣似的溼烟，輕輕地籠罩着大地；眼看着錦繡花朵，一剎那落紅滿地。」

唉！春呀！你雖收了你的煩惱迷網，向我深悔乞憐；但是呀！我只有把淒涼的情淚，替你踐行送別，沒法兒使你存留。」

秋

「吹一陣秋風，增一陣秋意。降一陣秋雨，增一陣秋思。天涯底征雁兒，行行底南飛去。窗外的梧桐；被那狂風振動着，發出窸窣的聲浪，刺着耳膜，驚着心弦，頻墜了思鄉之淚！」

慈 母 底 愛

「輕輕的慰問，低低的喚聲，不時在她的耳根裏迴旋。會幾何時？甜蜜的慰問，溫柔的喚聲……，都

墜了幻滅的聲痕！孤鳥似的地，徘徊在野草堆裏，尋找慈母底愛！

別 離

「耐人尋味的別離，我沒有作書請你，也沒有用帖兒邀你；爲什麼你冒昧地趕到我的面前？你可我爲你心碎，爲你腸斷不住的偷彈淚兒！」

她的香塚

「風淒淒，鳥悲啼，她的香塚有誰憐？她生着的時候，何等美麗？何等富有？一呼百諾，威風凜凜！現在的她啊！芳魂未冷，只落得荒禽野草，做她的伴侶；風淒淒，鳥悲啼，她的香塚有誰憐！」

徬 徨

「可怕荆棘似的前途！你把我引誘到你的殼中；迷迷茫茫，顛頭倒倒，在你的路上徘徊！唉！還有什麼樂味？這神秘的宇宙，不過是做我們的夢境。要漫問蒼天，那裏是我們快樂的歸宿之

地？

一九三一，六，二，憶痕作於蘇女職中初二自修室。

聞雁

宣城
中 孫文蘭

淒淡的秋夜，寒星寂落，殘月朦朧，一片清冷的光輝，照臨書院窗下；這時是二更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坐在房中看書，面前那盞孤燈，微微閃着。幻爲一縷碧暈，向人作慘笑，我正在無聊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有一種悲鳴的聲音，好像是烏雀叫的一般；此時，我便走到院子裏去，側耳細聽，只聽得其聲悲壯，原來是一隻失羣的孤雁，在那裏悲啼；此時的我，不覺淚流下來了；回想我的父親去時，已經有一年了，個中光陰，沒有一時一刻不想念我的父親；雁呀！你和我表示同情，想到這裏，不覺悄然以淚，悄然而悲，一片愁懷，無處安排；於是身倚窗前，用滯呆的眼睛，向那空曠的天際望去，顯着一片幽靜淒慘的氣象，望夠多時，那孤雁，又在那裏悲鳴；真是令人傷感到十二萬分了，我便抬頭一望，看見天上的浮雲，輕如綺羅，在這冷靜的月光下閃爍着；忽地雁聲停止了，我便慢慢的走着，一陣陣的寒風，侵襲到我身上，很難

支持，於是就閉上窗戶；這時已打三更了，屋子裏的人，都靜沉沉的去尋溫柔的香夢了；我坐了一位兒，便覺身體疲乏；此時我也去入睡鄉了。

聞雁

宣城
女中 吳美華

一輪孤月，從東方慢慢的升上來。三三兩兩不成林的樹木，黃而紅的葉兒，受着月亮的光，更顯得格外好看。此時孤月當空，人影在地，只有牆下蟋蟀，時時叫着。正在這個幽靜的當兒，忽聽得天空的雁聲。這時的我，不覺有無限的悲傷。想起我的故鄉，和我母親，離開我那歡樂的家庭，來到這冷落的宣州。真是寂寞無聊。這時候的我也好像孤雁一般。啊！想到這裏，不由眼淚如雨，很無聊的睡了。

聞雁

宣城
女中 錢育英

在某一個星期日的夜間，室內同學，出外的出外；自修的自修；此時的我，已讀倦了，心中，只覺得充

滿着寂靜和無聊；但是這幾日，整天的下着絲絲細雨，覺得夜長如年；精神不爽，我便獨在窗前徘徊。正是寂寞的當兒，忽聞天空中一種哀鳴，原來是一個被細雨打溼了羽毛的孤雁；在那兒不住的悲啼；便增加我無限的淒楚。憶起了慈愛的老母，巴不得即刻插上羽翼，飛往遠遠的家鄉；因為老母衰邁，久病未愈，近又增加心疾，服藥鮮效；又記起先父去世，五我於茲，泉路渺茫，升沉莫卜；又憶起昔年同學，一旦相離，魚雁鮮通，行踪莫定；我想到這裏，真是思潮起伏，萬念如麻；不知杯中之爲茶，爲淚也；此時孤雁，仍在空中，無力的飛來飛去；似乎在那裏與我表同情呀！

卅年之後

集美
中 洪琢玉

灰黑的天空，呈着陰沈慘淡的景象，一陣電閃雷響，接着就下起浙瀝的細雨來了。我拿着一枝鉛筆，在破紙上亂畫，也不知道要寫什麼，然而心中都隱藏着一種說不出的悲痛。

抬起頭來，瞥見桌上安放的紅玫瑰，已是枯萎凋零了，不覺喊道：玫瑰花呀！當採你的時候，是多麼清香美麗；只過了三天的時間，竟變成這種模樣，是否失了水的調換嗎？設是爲着水的失灌，我豈不是

一個犯罪的人嗎？我怎樣對得住你呢？但是，我還記得，我從不會短過你分毫的水分，爲什麼你却失掉原有的嬌艷呢？我明白了，人們的生命，跟着歲月流逝，豈不是要如花一樣的憔悴，如花一樣的頹唐？只要再過三十年，把以前的照片和以後的照片拿來對對，就要判若兩人了，人生真無意義。葉君聽完我的話之後，仰起那清秀緋紅的臉，向我笑了一笑，便說：你講的這句話，真是真而有味，我們再過卅年，恐有的在奄奄欲絕，有的只剩下幾根白骨了。我聽了這話，正欲發言，忽在靜寂的聲息裏，有一個人站起來說：游君不知道還能這樣的善跳，秀君不知道還能永保着她天真的憨笑嗎？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不能，不能，時候到了，終會改變她們的態度和個性的。我說：紋美的小寶寶，也有卅歲了。大家都哈哈的大笑起來，恐怕紋美還做了祖母呢！是的，做得起，還是一個慈善的祖母呢！

當時我聽了這句話，卅年後的環境，人事的變遷，不覺笑得腰都彎曲下來；然而這是一種的苦笑，並不是得意發出來的。蔣君正在打呵欠，連想到她平日嗜好香櫛的事，就失聲說：啊！我的牙齒大約都落了。有幾個同病相憐的，皆首肯她的話，不覺都摸摸自己的牙齒。謝君說：我不知，能長得更高嗎？不然，卅年以後，愈縮愈小，不是成了一個老矮人嗎？說完後，現出一種憂鬱的神氣，此時，室內又充滿笑聲。衆人正講得津津有味，在第三列的桌上，發見顏君不聲不響，頭伏在案上默默的寫。我心裏很奇怪。

怪，幾乎要詰問她。但是因怕太冒昧，所以終不敢問出來。後來我才想起，她曾告訴我，她的慈母離她而長逝，至今有年餘了；因為母親太疼愛她了，故印象在她的腦海的痕跡更加深切；她今天不願與我們參加談論，不外是恐引起這種愁緒，就是再過卅年後，她母親的白骨，恐怕要化為泥沙了。

笑聲漸漸的住了，各人都坐在原位，靜靜的回味剛纔的話。我站在窗口，看那雨洗後的青天，想到家鄉年近八旬的祖母，一頭的白髮，再加上幾條皺紋，不覺憶起袁子才的「知在人間，尙復幾日。」的二句話來。上帝呵！我要咒罵你了，你何以要使日子過得這樣快呢！

誤會的笑話

高揚
中一
胡京英

這個「誤會」的故事，很有趣味，是我們的國文先生講給我們許多同學聽的，我現在把它記述在下面，讀者看了以爲如何？

一星期前一位少年A從商務印書館內，領取已經印成的名片，裝在很華美的紙盒內，裏面共有一百張，每張的正面，印着A的姓名，在下角印着A的字號與籍貫，字跡略微小些，還有反面印的地址

門牌，一切都美備，使得A非常的滿意；他出館後，走了幾步，就見電車停住，於是跳上電車，見裏面人數不多，便選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預備至K站下車回家，一剎那間車至G站停住，走上一位時髦活潑的女郎O女士，毫不畏縮落落大方的就坐在A的近旁，這時的A不時的掉轉頭來，向她——O女士——觀察，猜她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黑亮的短髮，蓬鬆得很自然的覆在頭部，顯出面龐十分的潔白，毫無一點脂粉的痕迹，身上只穿了兩件薄薄的單衫，杏子紅的顏色，腳上穿的肉色的絲襪，配上一雙高跟的皮鞋，身段比較常人略短小些，但並不妨礙她的美，呀！好一個妍麗的女郎！A情不自禁的，腦海內如行船似的在幻想着。抱O女士全身遍視了一遍，很覺得愛慕；雖是O女士的秋波，不曾爲他——A——轉動半分，然而A却癡迷了。直待車到了M站，乘客紛紛的上下，這才驚醒了A的心絃，才知道他的目的地——K站——已經駛過了；M站與K站相隔很遠，心理忙亂的他，此時不得不懶洋洋的下車，離開那美妙的女郎了；但他臨下車時，還要回頭一瞥，表示依依不捨的樣子；可是片盒却未及撿取。

一會兒又至一站，上來一個俊秀的青年B，就在O女士的近旁A才離開的座位坐下。B一見了她，一顆柔弱的心靈，也不住的忐忑跳動，現出無窮的愛慕；但總尋不到機會與她接談，只是咀咒電車

行走太快；後來C女士的目的地到了，很無情的跳下站去，可憐的B只好目送她走了，那一種失望的神氣，我真沒法描寫，那知B在失望之後，接着便是一陣狂喜，原來在C女士的坐位旁邊，發現了一盒名片，——讀者已經知道是A少年的——啊！無疑了，這一定是她的遺物，她原來叫這樣一個美麗悅耳的名字！噫！還有地址門牌哩！那麼我定送還給她，先寫封信去告訴她，說明某日親自送來，也好借此機會和她認識認識接談接談！這不是一樁天緣嗎？於是B到家，照着名片後面的地址寫一封信，略云：

A君：日前鄙人得與君同乘電車，多麼榮幸；因兩方生疏，無緣談話，真是非常的苦惱；後君很匆忙的下車，把一盒名片忘却帶去，幸被鄙人拾得，准於本禮拜日下午親送到府，望賜接見……

敬祝

時安；

B 謹啓某月日

B把這封信發出後，便幻想着她接到這信，要如何的感謝我，如何的崇拜我呵！B只希望時間快快的過去，好早早的去拜訪！

一間優雅的書室內，坐着一個聊無的A，正在納悶，忽然接到這封信，便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有一

種說不出的快樂；幾乎把渾身都酸軟了。呀！她在車中與我那樣的冷淡！我的名片遺失在車上，坐我近旁的。不就是那女郎嗎？於是他又伸手去拈桌上那張信箋，翻來復去的看了幾遍：呀！好一手端正秀麗的行書；好一個清雅響亮的名字！這一定是那位女士親筆寫的了；她的良心真好，並且明天親自送來，真令我萬想不到的，這明明是鄧差適才送來的芳箋，裏面明明說的是明天還我名片，太陽照得這樣堂堂的，絕非是夢境吧？於是開始整理房間，預備茶點，把自己打扮起來，換一身最新時的西裝，皮鞋擦得更外油亮發光，對着鏡子上下左右的看了一看，似乎沒有什麼缺點了，不覺對了鏡子笑着說道：「好一個清秀壯美的青年！」簡直滿意極了。到了這天的清晨，室內一切的設備，都已穩當，只是靜悄悄的等着貴客駕臨。這時A的心中又快樂又難受，在室內踱來踱去，仍不見動靜，不免躊躇失望，有些六神不安似的在等候着，這位B呢？也是清晨起來，裝飾成一個很漂亮的少年，帶着滿臉的熱望，飛跑而來，並暗思道：「她……她一定在家等候我吧？」頃刻間到了A的大門，很吃方的拉了電鈴，驚喜了室內寂寞苦思久久等着的A，幾乎要樂得跳起來，於是A匆忙的開門迎出，堆着一臉的笑，看見來人也是一個同自己一般大小的青年，便很奇怪！彼此都問了姓名事故，絲毫不差，勉強就坐，默然半日，最後B將片盒交出，A即連聲道謝，雙方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神情！哈！

過去的回憶

徐州女學 吳玉彰

暮色漸漸的濃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鴉雀，鼓着兩翅，喳喳的叫着，在樹上繞了幾繞，各尋牠適當的枝頭歇下。

夜深了，一輪晶瑩的明月，已掛在垂柳稍頭了，一碧無雲的太空，有幾顆星球沈沈的點綴，納涼的曠場，靜悄悄的，沒有一些響聲，除樹下的蔭影外，一切都是白亮亮的，皎潔的銀輝，映遍了茫茫大地，那大也隱隱的承受着牠的光，一片通明，變成水晶的世界，清涼的夜風，徐徐的吹來，這時宇宙的一切，都靜默默的，躺在清幽的月夜之下，尋牠們甜蜜的好夢。

這時的我，正沈醉在夜的景色中，看見了飄泊異鄉的芳姊，好像是在病中呻吟着，我微弱的心靈，頓時覺得不安，「芳姊！妳覺得怎樣啦？」「妹妹！我的病較前稍愈了，不過我今天不去上學了，妳代我請一天病假罷？」「芳姊阿！那時的我，只以為一點小恙，有什麼要緊又怎能知妳竟因此而長逝呢？」過了幾天，妳的病忽然加劇了，我的心弦爲了妳的病，不知充滿了多少的憂愁和涕淚！

我曾記得妳在病中的時候，妳向我說，「妹妹呵！客地的淒涼，是何等的難過，沒病的時候，在學校裏，有些莫逆的好友，還可以解除我一切的煩悶和苦鬱，病困了牀褥，千頭萬緒的愁思，時時盪漾在我的腦海，妹妹現在只有妳可以消磨我的淒涼，安慰我的一切，我希望妳常常的到我這裏來。」我當時就希望妳應及身強健，早點兒回家修養修養，妳說，「故鄉的匪氛昌熾，恐怕在路上有點危險，」唉！芳姊呵！現在妳竟死於他鄉，而作異鄉之鬼呀！恐怕妳夢想也想不到罷？！

芳姊！已三年不見妳了，妳的情影，但留在我腦中的，却常常發現在我的眼前，觸感我心中無限的淒慘！

芳姊！今夜的月色，仍是三年前的月色，仍是三年前的月夜呵！可是三年前同我攜手散步在月下，往事不堪回首了呢！芳姊呵！堂堂的宇宙，何處再尋妳的芳踪呢？

芳姊！妳的精神飄蕩在何處？每當月白風清的時候，妳可曾散步在寂靜的郊外？每當花香鳥語的時候，妳可曾欣賞過自然的滋味？妳也會渡過關山，一觀妳的故鄉風景嗎？省視妳的父母嗎？歡聚妳的弟妹嗎？想妳是快樂呢？是悲傷呢？妳見了妳的父母，是安慰呢？是悵惘呢？

唉！三年前的今夜，今日的今夜呵！妳已逝去三年了，……唉！已逝去三年了！

「阿八」如寄，春夢一場！

脫稿於一九三一、五、十日。

刻苦與享樂

哈爾濱

東省特別區第一女子
中學校高中一年級

沈玉賢

「蟬蟬撼樹，登天地之茫茫；蚯蚓行園，益前程之漠。」人生是多麼短促？一個人漂浮在人海中，又是多麼渺小？想到這個地方，竟會使人只顧享樂——享眼前的樂，而不顧其他的一切了。

然而，這是錯誤的。惟其人生短促，才有刻苦的需要；惟其人是渺小，才要刻苦與努力呢。既不幸生落人間，便該努力的作一下。

有人說：「得享樂時，且享樂吧！刻苦又有什麼用處？反正人生是總須歸於一推黃土，就是成就了。一些事業，對社會國家有了些貢獻，也是只落得幾行青史，模糊似雪影沙痕。」

這又可說是一個錯誤，要知道刻苦中正有着無限的快樂呢。經過了廣漠的平原，才能顯出高山峻嶺；沒有冬天的寂寞，又怎顯得出春天的活潑？所以說：「隨着刻苦的努力來的，便是欣欣的享樂。」

鳥兒努力的學着飛翔，便是爲着飛上高的天空；農夫的勞苦的播種，原是爲着期待着秋天的收穫。拋頭顱洒熱血的革命家，在當時的奔走革命，固然是刻苦；但當革命成功時，又是多麼快樂……總之，一切的快樂，都是有着刻苦的原因，從使有時得了不勞而獲的快樂，但世間便宜的事，原不太多，亦不能久。那暫時的快樂，等到事過情遷，更增人渺茫空幻的煩惱啊！

一九三一，五，九於四教室。

零星

哈爾濱

東省特別區第一
女中高中一年級

沈玉賢

聰明人(?)到處都可被讚仰，被歡迎；爲了他有着「人云亦云」的天性，「無可不可」的本能，只知順情說好話，那料到冥冥中尚有「真理」在？

傻子(?)却不然，到處都要遭白眼，遭忌妒；爲了他只知認識「真理」，只知尋求「真理」，認爲對的便想去做，寧肯做有利於大眾的挨罵者，不肯做八面求圍圓的被敬人。

呵！朋友！聰明人和傻子，你取那個？

虛偽與忌妒的分子，佈滿了所有的空氣中，任你又天大的本領，又怎能逃脫人間？！若他在施人以虛偽，却說你是虛偽；他在忌妒你，却又說你忌妒他，其實，誰會真個了解了人生？誰會了解自己？說關於他人？！

沒有夏的熱，顯不出秋的涼；沒有花開時的鮮艷，又怎顯得出花謝時的淒涼？！一切一切的快樂，都是寫了悲苦的鐵券去借來的，美麗的花朵，沒有百日的芬芳；可愛的童年，又怎能有綿長的生命？朋友！莫感傷吧！得快樂時且快樂，現在你追憶過去的童年；十年後，恐將又換了追憶的「對象」！人生原是這樣。

窗外，一棵棵的楊樹在隨風擺動，逍遙的鳥兒，在枝頭任性的歌詠。高興時，聽到鳥兒在奏着快活的樂，憂鬱時，却聽到鳥兒在鳴着嗚咽調啊！鳥兒都有着同情心，「人」呢……

同是一個「笑」，有時說它是歡欣；有時說它是冷峭，同是一個「鐘聲」，有時說它是哀悼的鐘聲，有時說它是幸福的鐘聲，今天如是想，明天却恰得其反呵！矛盾呀矛盾！有着偉大得怕人的魄力的矛盾，讓你支配着全人類全世界的一切一切吧！

民二十四，二十一晚。

月夜簫聲有感

中國公學大
學部二年級 康佩瑛

皎潔雪色似的皓月，盈盈含笑露出她的面容，浮遊在漣漪的天空，從窗櫺直映到我的枕上，夜闌人靜，呈現得十分的寂寞。

異地孤零的我，那時坐也坐不着，睡也睡不着，惹起了我心中的愁思；雖然就是有鋒利的寶劍，也不能斬斷。俯首顧到自己的被愁思包裹着的身體，覺得自己已經不立足於人間了，而被陷在數萬丈深的愁窟中。

忽然一陣哀怨淒涼的簫聲，遠遠地被風吹帶過來，悠悠揚揚流蕩迴旋，真有「三日繞梁」之概，孤寂的我，在此月色皎潔的夜裏，已感受精神頹喪；加之這種簫聲，繼續不斷地吹着，不由得我那全身

上的血管澎湃起來好像受了一種神祕的暗示，心房不住地跳動。這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吹得我的心都碎了，心房要破裂了。喂！奏簫的朋友！你心中究竟藏有多少的悲怨事呀？在陽光醉軟之朝，你爲什麼不吹：一定要在這萬籟無聲的月夜裏，奏這悲慘的聲調，來擾人清睡呢？你心中大約以爲人們在日裏，都擾擾攘攘，奔走於利祿的途徑，即奏一曲，絕不能使人聽見的，也許聽見而不願聞的；所以要在這月下，奏弄你的簫，是想除那噩夢不醒的人們外，或者得一個知己，和一個同調者吧？唉！你討厭極了，你祇願你在這簫聲裏，一洩你心中的悲怨，更不顧及其他的人們怎樣！呵！你絕不知道在今天的月夜裏，有一個人聽了你的簫聲，更覺難過吧！假若你能知道，你必定手舞足蹈的大笑道：「這是我的知己！這是我的同調！」

哀怨淒涼的簫聲，又漸漸漸低，漸低漸聽不見，而至於幻滅了；我在幻滅裏，感到悲愁，在悲愁裏，感到宇宙間的萬事，都是寂寞淒涼！唉！我還是到夢中去尋快樂吧！

思友

集美
女中
陳麗平

每次你在課室裏悶的太苦時，那你的心是何等的難過呀！無論你見了一點甚麼，也可以做你幻想的媒介，尤其是琴聲很柔和的時候，那你眼前的一切，似乎在做影戲一般的給你，使你心亂如麻，精神彷彿！這很像是將要出陣時，兵士們所聽的雄壯底音樂，使你聽了越法鼓起你的精神勇往前進。溫柔的琴聲啊！你只能使悲哀的人更悲哀，快樂的人更快樂，然而你又怎能夠使苦悶的人得着慰安呢？

沒父母的人是怎麼的難堪呵！世界上除了父母以外，那有別個對待你是真誠的呢？我的學友呵！你不要過於悲傷，雖然你是過了五年無父母的乾燥的生活；依着哥哥過活；真的，哥哥們雖然痛愛你，然而那些痛愛又怎能及得父母的愛呢？你的確是個哀樂無常的人，有時你很放縱的快樂，而有時你却很沈默的納悶，我勸你還是少幻想吧！在你家庭很圓滿的時候，你不是一個為師友所親愛的孩子嗎？七八年的光陰，就把你溫和的容貌改變去了，就把你變成一個滿面憂感的人了。唉！我親愛的學友，每一次我見了你從你底小盒中取出你媽媽的照片時，雖然你是笑着遞給我，然而你底笑不是癡面是悲的，勉強的笑。你要原諒我，原諒我當時不能安慰您；而且我不獨是不能安慰您，反使我自己不能自慰。你試想想，一個與您表同情的同學，已經是給你的悲哀所罩住了，又怎能夠安慰您呢？友，

您太小孩子氣了，難道把您小時的照片剪了黏在您母親遺像的膝下，就可以減少您的悲哀了嗎？小孩子氣了吧！友，第一次您對我談起您母親死的時候，我聽了雖然沒流淚，然而那晚上始終睡不着。友，您或者還記得吧，當您的悲哀傳達到我自己時，我掛念着我遠矐的父母，而且感覺着無父母的人底痛苦。那時您反安慰我，叫我歸之命運。不錯，您的話是很對的，掛念着又有甚麼用呢？只有聽您的話歸之天命吧。

友，自那天與您匆忙別後，無情的光陰又使我們隔離一年了。最近接您的來信，說您是個孤苦零丁的人，將來一定要飄流於各地的。我聽了是多麼的痛心呢？我們的會面，又不知在那時了，等到齒搖髮白的時候，恐怕見着也不認識吧！親愛的學友呵！您也同我一樣的感覺嗎？

友，可惜我沒能力改變您的幻境，——而且幻境也不能勉強由任何人來改變的——使您永遠得着快樂；惟希望您不要以沒父母而悲傷，沒兄弟姊妹聚在一處而苦痛；假使我們明白人生的意義，那我們一定能從中得着快樂。如果您覺着沒父母而悲傷，那我願意將我母親的愛分一半給您，您滿意嗎？可是呵！您的志願，您的飄泊的志願，我又怎能挽回？我只有希望着您的飄流底生活，過的很安適，而且希望您不期然的飄泊到我的家裏。

憶貝姊

集美
女中
李浩

貝姊家是在一個幽雅清靜的村野，離我家不過一里多路，我常于黃昏晚飯後，借散步跑到貝姊家裏去玩。每當我脚步跨到門口時，即聞滿院花香撲鼻，原來貝姊是喜歡種花的，這滿園的花都是他親手栽培的；還有如：貓坡、金魚啦，狗啦，鸚鵡啦，這些小動物也都是她喜歡養的東西。我有時問貝姊：「貝姊！你養了這些小東西，你不覺得費神嗎？恐有傷害你的病軀吧！」她說：「不會，不會，我不但不覺得費神，並且覺得牠們是我精神痛苦的安慰者。」由此可見貝姊愛牠們是很深刻的。

記得有一次貝姊告訴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有一天我跑到花園裏去，忘記把地板上的金魚瓶拿上桌去，等到我進來時，只見亞雪（貓名）已把瓶子弄倒在地上，幾條金魚潑刺刺的在地上跳着。我本想趕上去把亞雪趕走，後來又把脚步停止了；因為我雖然愛金魚但我更愛亞雪，不忍把亞雪嚇壞了，索性躲在門外看牠怎樣把金魚戲弄。只見活潑潑的魚兒很起勁的在跳動，把亞雪驚退了數步，牠只遠遠的望着魚兒跳，過幾分鐘魚兒的跳數也漸漸的慢了，只剩奄奄一息，牠才又撲上去，把魚兒

往嘴邊。當牠正在吃魚的時候，我的母親已從房裏出來，看見亞雪這種情形心裏很氣，回頭又看見我躲在門口，她一面趕上去把亞雪捉住，一面回過頭來對我說：「你爲什麼躲在門口看貓兒吃魚不進來呢？說罷把亞雪打了幾下；貝看見母親在打亞雪，趕快從母親手裏把亞雪奪過來，這時亞雪在我懷裏嗷嗷的叫着，眼瞪瞪的望着我，好似在求我寬恕牠的樣子，同時又似在感激我寵愛牠的好意。」這是在事後的第二天我到貝姊家貝姊告訴我的。

貝姊本是S.H銀行裏的書記，後來因爲患了肺病，才遷居到這幽雅清靜的村野來休養；可是她福薄，她在這裏不久，只有半年，就……唉！可憐！可憐！她母親每天都在悲哭裏過生活，以後我也很少到貝姊家裏去，就是去也不過是徒添彼此的傷感吧了。

在貝姊死後一年，我到她家裏第四次的時候，當我脚步跨到門口時，我用鼻子極力的嗅，可是嗅了好久，總是嗅不到一點花的香氣，只見滿院的花草已遠不如以前那麼欣欣向榮了，牠們已被太陽晒得焦燥枯黃，一點生氣也沒有。唉！牠們是貝姊心愛的東西，難道牠們都跟貝姊去了嗎？唉！可憐！貝姊一死，什麼都變了，只有門口的亞雪還是嗷嗷的叫着；牠那脆弱的聲音，幾乎把我的心弦震顛了。我記念着貝姊，她的可愛的情影已活現在我眼前，然而這不過是剎那間的幻影吧了。那裏是貝姊的情影

呢！其妙的倩影已不知飛散到何處去了，也許她可愛的倩影已變成可怕的骷髏了。唉！可憐的她呀！

春假記游

南京女
中高二
白紅

颯颯的東風吹縹緲湖面的春水，湖邊的柳條搖曳的下垂，流雲像穿梭般的來去，湖上的游客們，都含着一種怡動的春之活力，湖裏幾隻小艇慢慢的蕩漾着，我和M姊還有她的女友D女士共乘一隻小舟，還有前面一隻上乘着四位我的同學，眼前見到的，只是碧森森的湖水，青蔥蔥的湖草，遠遠的只是如游絲般的，輕烟般的柳條，籠罩着桃根桃葉的新粧和那巖巖矗立的鐘山，真令人心神有一種說不出的美妙而又莊嚴的感覺來，我們是整個的被牠吸引了！漿聲拍拍，小艇緩緩的前進，微風過處，陣陣的清香拂面，直令我們陶然沈醉。

我們幾個裏要算D女士最是一個天真瀟灑活潑可愛的孩子，M姊祇賦她瓊瓊我們於是也跟着亂叫，她也極樂意我們對她的稱呼，她是一刻也安靜不得的，嘴裏總是唧唧咕咕的說一陣笑一陣不停，雖然M姊是一個極溫柔極嫻靜的也不得不為她成化，再加上我們幾個鬧鬼，愈是助她的興了。

船夫沒有一個不壞的講明的繞個大圈子的，他却搖了一角，推說水淺不能駛行，便上岸了我們順着小堤慢慢的走着雖然不是西子湖畔的蘇堤但是也有綠透了十里的垂楊呢，瓊瓊只是趕着攀柳條做繡球兒玩，我們幾個人便都談着怎樣做春假游記，偏是瓊會陶氣，一跤跌下溝頭去。幸好身上沒有沾着污泥，虧她很靈活，沒等到我們去拉她已經自己跳起來了，一邊喘裏嚷着說幸兒還好，沒沾着污泥，否則沾了一身的泥好像一隻街豬，才真是醜呢，她一邊說着，我們一邊笑着，順路跑到「雲山共靜」那邊去吃一點茶，天時不可推測，剛才好好的陽光，剎那間便烏雲片片登時下起微雨來，許多坐在外面吃點心的人們，都忙着往裏挪，我們却坐在臨湖的一面，遠遠望去湖上一片模糊，間或還有幾隻小艇在微雨中蕩漾，湖上春雨，景緻更是好看了，湖上的天氣真是變幻得快，不但微雨停止，陽光也已經露出了牠那緋紅而溫和的臉向我們微笑了，阿雨後的宇宙，好像淚洗過的良好一般的幽然寂靜。

時光似乎告訴遊客們說，這是你們歸去的時候了，於是我們又提起腳來，慢慢的回向紛紜擾攘的城市中來，回頭時只見那一灣紅絨，太陽已入隱微，暮靄籠罩着一切，遠了遠了，遙望着一切都已溶化在雲光裏了。

過去的波浪

江蘇省立揚州中師一乙 湯堅石

爲了姊姊的別離，不知流了許多眼淚，想起在家的歡笑，現在要隔離著了，雖然上海不算是很遠，然而終不能親近的談，這是如何令人傷神的事呀！暑假我很放縱的跑到上海來，以爲免去生離的苦，而得歡聚。在上海電影院，公園中的生活，又如何令人迷戀呀！她剛直的性資格，沈靜的談吐。她的小女兒又是那樣的有趣，在這小小環境中，實在過分愉快了。

但是有一天從電影歸來，姊姊微感著頭痛，並且是暈倒了，復哥——姊姊的丈夫，和我們都以爲感冒。但是姊妹夜裏不就能安枕，熱度又很高，第二天復哥說還是住院吧！原因是因爲小女兒的糾纏，不能安靜，姊姊又是十分的愛她的小女兒。結果是住寶隆醫院的一等病房，經醫生的診治，定爲輕性的傷寒，大概一星期就可痊癒的。因爲仍然怕看護不周，我也伴着姊姊住在病房裏。

其初，姊姊的病的確日有起色，但是仍不免時常有異乎尋常的高溫，一星期後不能出院，祇有耐心的住下去，姊姊的病仍不見好，但她的面容是瘦得可怕，姊姊本來是產後，病了這樣久，她的性情又

很剛燥，於是格外增進她的病勢，終於又一星期的拖延下去。我真恨醫生的荒唐，他們簡不顧別人的焦急，和病人的苦痛，病是輕性的，傷寒轉為極度的不可救藥，我看看復哥的焦急，我心裏的恐慌，總怕萬一姊姊不幸呢？她的兒女將來有誰維持養育呢？但是憂慮是一事，事實又是一件事，姊姊在過度昏糊時，我不知道流了許多眼淚，唉！姊姊她竟於九月三日——十九年，離開她幼小的兒女，忍痛的死了，我不知是如何的傷感，我為看視姊姊，竟是陪伴姊姊四十日的病牀生活，為了捨不得生離，竟成了死別。姊姊，生為什麼要死呢？姊姊你現在祇是伴着那孤菴，伴着竹林，寒風蕭颯，姊姊呀！你為寒否？我的姊姊，我為你淚已哭乾，心已哭碎，姊姊呀！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我的素描

松江縣
立中學
楊鏡靚

生下來便那樣軟弱，自己回顧着不可捉摸的過去，也覺平庸無聊得可憐，人間是如何的悲慘怨悵，然而於我冷落的心情，抵是一些愴然配意與無可奈何的感想，恍惚人類的命運是安排好的了，唉，我對於人生多麼的覺得漠然平淡，雖然有時緊張的羣衆情緒，很能深深的刺激我也曾興奮我的

萎靡，激勵着周身的熱血，而張大眼睛在看，但時間上的地位又是如是的短，因此我軟弱的性子也就冷淡不去了，而於我所謂「人生的經驗」依然是那麼平庸淺薄，幾年來的事事物物並不會增加我世故的閱歷，在印象的場所一剎那的過去，只不過使我更成怯懦與一些低能的禮讓服從罷了。

我當然不能了解生命與我有什麼意義自己田想起來，似乎我的身心飄浮在搖蕩的人海裏。沒有自覺的意識，茫茫然混沌的追隨那时光的隱影在跑自身的生存感覺幻滅，眼看人們都很有理由似的活着，這種自私的起人態度活埋了過去的生命，而今我也不用懊悔，讓時代的勢力消溶那一切底一切罷。

我的故鄉是一個繁盛念的西南隅，因此特別覺得幽靜，所謂社會，所謂人生，都是那麼簡單不過的，兵禍與苛捐，都不念擾累這個鄉村的，因此無知的我便在這安定的情狀下生活着，但是在原始的春夢，祇能做到在我的幼年，社會關係日益複雜，是會波，及於各地的，衝破而進了幽城，我的入小學便在這種關係改變中的機會造成了。

入小學的那年我是十一歲了：永住在鄉村的我，簡單的頭腦感得荒蕪，我知道外面還有許多大的世界須去認識的，但是在那裏我也稍微體驗到社會了，纔知道人生世是由勞利支與剝削的，我

記得第一次上音樂課，便受了十幾個同學難堪的注目禮，尤其是那眼睜睜向我望着的，從她形容上表示着猜疑這給我很深的印象，就是人類是用猜疑的眼光窺伺你的心的。

我起初就厭惡啓學那種精密的理解，我以為是人類的智力走過頭，徒增一些麻煩罷了，這也許是我自己自愚的詭計，然而那箇教員冷漠凜凜的面孔，至今還覺可怕，

現在正在中學時代是煩悶的時期自己心理起了許多矛盾，幸福之神在紅想裏向我招手於是忍受了許多內心悲劇。

在這過去的生命中我便有這樣的歷程，今年我是十六歲了。

我想

立松
中學
金韻初

假使我是窗前的那棵大樹，我想我不知將覺得如何地舒服和快樂。牠雖然是孤單單獨自站在我的窗前天天看着我讀書，這在別人的眼光裏，也許是覺得非常可憐的；可是在我的心胸中，却蘊含着無限的羨慕呢。

牠是始終持着這樣的一個態度：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見過他濃豔的容顏，或是流淚的愁臉。春天到了，我們只要登上最近的城垣，向四圍看看。許多紅桃濃杏……那個不在爭人矚目，做人們及時行樂的中心。但是牠只披著並不好看的綠色的新葉，還是毫無生氣的看著我讀書。這莫說旁邊大路上來往的行人，不會去注意到牠，就是那些無知的鳥兒也少有在他的枝葉間徘徊。但是牠並不因此苦悶着。牠還是在興奮地看著我讀書。我不知這究竟是牠柔弱的或堅強的表示？

微風不時吹着牠蓬鬆地亂髮似的枝葉，牠便有意無意地表示一種自得的微笑。這笑似乎是對於一切很驕傲的。但是牠的驕傲，不但不使我憎惡，而且引起了我說不出的羨慕。我想假使我是牠，我將覺得如何地舒服和快樂呢。

讀「藤和小松」詩有感

當陽縣立女子小學校 毛祖貞

我想這小松是很能自立的。這藤花是一輩子倚賴大樹的，過着樵夫把樹砍倒，牠就要隨着樹一起倒在地上，爬不起來。讀到這裏，想想吾國的舊習慣，都是女子倚賴男子過生活，這樣的習慣，一定

是和藤一班，我們要知道小松一樣，能夠自立，就要做女子的不要倚靠男子。倘若不能自立，一味的地倚靠男子，必要受男子的壓迫，長年的處那黑暗的家庭，整天的過那困苦的生活，恐怕和藤花一樣跌倒地上，永遠爬不起來。我們將來如果不要倚靠男子，就要趁這讀書的時候，努力用心，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材，有智識，有技能，並有好品行，將來無論在社會上或國家上，是很有價值的。我讀了藤和小松就發生了這樣的感想。

在校中

廣東梅縣
縣立女中 鄧紅影

今早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蔚藍的天空被風吹得乾乾淨淨沒有一點浮雲；窗子邊的楊柳，搖曳着嫩綠的青絲，在那暖和的陽光裏，夾着馥郁的柔風，越顯得春的可愛；這樣美滿的自然環境，好像在那裏助長青年男女春遊的興趣；但恐怕無依的我，看了這些景緻，反惹起了一種孤獨的悵惘，似乎這種薄寒輕暖的春天，比那蕭瑟的深秋，還要可怕！

我每在早飯之後，是要在梧桐樹下玫瑰花前欣賞那園林的生趣的，那日我剛步入花陰，同學A

和C，肩并着肩手摟着手踟躕地從外面進來，見了我道了一聲早安。我爲了他們的攪擾，紅般的花顏，濃郁的香氣，也無心久戀了，從曲徑花陰跳了出來，和她們作了一番親密的絮語，那時只覺得A的面龐上，確實還有一種勉強的哭容，一對小小的眼角旁邊，殘留着點點潮濕的紅潤，因此我可以斷定她昨日從校中回家之後，仍是繼續的回憶過去的往事，她的枕邊恐怕還給她的眼淚濕透了呢！哦，我對不起她了，我昨日不應該用那無頭無緒的話來攪亂她的心曲呵！

A 嗚！我希望你不要去回憶過去底往事。

A 在我們朋儕之中，是個年齒稍長的人，閱歷也比較我們多些，她對於家庭雖曾經幾番的反抗，慈母弱弟，倒沒有束縛她的行爲，母親因爲要卸却責任，關於她的婚姻問題，幾經提出討論，但又給她拒絕，所以母親也實在摸索不着她的心膈了，去歲臘月的時候，一般投機的商人，開辦了好幾所影戲公司，這不能不算開吾梅男女社交的機會，A在影戲場中，認識了不少朋友，不久之後，她却自願自縛，竟至陷入深淵而至于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那時我雖曾經聽到這個消息，但因彼此相距太遠，不能得到真相，據C的報告，她那時忙于應酬，也許是她最愉快的時候了，C是個富有孩子氣的人，言語舉動，

都很真率的不加修飾，平時我們常常因為頑哭的幾句話，致使A興味索然，面熱耳赤，在A的眼孔中，對於我們或要因此而生出厭惡的心，數載交情，也不知減損多少。

我們那時都站在花壇旁邊的石欄附近，C又開始她的頑笑了。

「……A，新年我不知找了你好多次數，却沒有見你一面，假如他沒有離梅，恐怕你到現在也沒有心情和我們一塊兒玩呢！」

「……」A嬌羞的低頭不語，一股熱氣從胸臆直湧而上，滿面已和醇淡一般的通紅而熾熱了。A的婚姻，她起初是很滿意的，現在已經有幾分的覺醒了；她從前以為有了金錢，便什麼事都不難迎刃而解——也許是因為她久受經濟壓迫的意想，所以她全副精神都注意到金錢上面：「屋舍這麼好，田地這麼多，家產這麼豐富。」這些是媒婆第一次對她說的話，在她意料中的他，當然是個執袴子弟，果然見面功成，終身大事，竟於最短時期解決了，她現在每一想到這裏，眉頭就要緊緊的鎖着，這是在我們旁觀者的眼中，略一留心，便可以覺察的。

「他現在不是到羊城求學了嗎？那末，將來更要財學兩全，你的幸福不淺哩！」C流露出一般直率的話。

「你們愛說人家不喜歡聽的話，我的失足，是由我殘了父親後的窮迫，假如我有我的父親，也不致受人家冷眼的。」A不耐煩的說，說了起腳便要跑，終給我們拉拉扯扯的留住了，那時她乾涸的雙眼，又淌出幾點眼淚，絲絲的流向兩腮。

O 確是太直率了。諷笑雖是諷笑，但也不要說到大真實的地方，令人聽了難堪。

我這時感覺我也是個無父的女兒，我那小孩般的體弱的替人表同情的眼淚，忍不住的流了出來。但因爲怕她看見，益加惹起她的傷心，便由小袋裏取了一方手巾，遮着臉兒，揆拭眼淚，然後抬起頭來，那時她正呆呆的直立，垂頭喪氣的越顯得她那黯淡而憔悴的容顏。

「A 喲，你何爲而這樣的傷心，你說你沒有父親了，我又何嘗不是和你一樣。我們是個無告的女兒，我們是同病相憐的呢！」

「我們彼此都是幾年的同學，家庭環境，彼此很明白的。何必多說那些酸楚的話，令人聽了難過。A 姊，你自從接到那封信後，你的心田似又增加有幾分的不快，你必竟又受了什麼刺激？我們數年相處，彼此相敬如師友，相親如姊妹，有話盡情說，有苦也盡情訴，何必吞吞吐吐，嬌揉造作，難道你還沒有認識我們？還要懷疑我們嗎？哦，你的性情改變了，大大的改變了，去年你是我的不二的知己，莫逆的朋

友，如今呵，數月後的如今呵，我還是我，你却換上個第二個你了。」

愛說真話的C，又議論滔滔地說了一大篇，弄得A啞口無言，欲去不得。校園中的花，受了朝陽的光輝，呈着鮮妍的美貌，婆婆的春草，也沐浴在煦和的太陽光中了。我們彼此却面面相覷，不言者移時。C的臉上，受了朝霞的反映，嬌紅酷似蘋果，冷酷的容顏，在顯示她勝利者的態度。

夢幻的人生，神祕的人生，未來的結局怎樣，恐怕誰也不能逆料。今年我們在這裏讀書，一天一天的不知不覺又由殘春而初夏，暑假又要臨頭了。我們這樣的鬼混過去，說到學問，如古井水，不生不滅，心思才力却愈演愈窮，徒添了些無聊的煩悶；到了明年的今日，誰也不知誰的情形了。

原來今天星期日，是學校的例假。同學們一概也沒有來校。只有那幾個遠處的同學，在房間裏溫習功課，A和C在平常的星期，也是不上學的，因為她們最近在預備做各自的手工，所以雖在星期，都很早的從家中跑來。她們做的是繡屏，那種製作，在舊式家庭方面，是點綴房間的第一珍品，從前深鎖閨閣的女兒，認為是壓天的手藝。一針一步，累月窮年，才能或就一幅，耗費時間，刻板工作，不知造成幾多弱不禁風的閨秀，女子不能得到解放，這個無形的籠罩，或者也是個很大的原因。

記得一天上課鐘响過了，A還在教室外面刺繡她的畫屏，恰巧一位先生來了，她才急忙的放下

屏架，跑回座位，自此以後，她在下課後的幾分鐘休息時間，總是停止綉工，隨意遣散，但每個假日，她却很奮力的工作，大約也是爲了自己專用起見罷。她那幅綉屏，針帶却比去年陳列的來得精緻。

「噲，揭示櫃中有幾張新穎的佈告呢！」A且說且跑的走向揭示處去了。我和C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也跑着前去，原來貼着兩張佈告——一張是下星期的午會時聽定的學生演講人員；一張是關於次日五卅慘案的佈告。

A和C都離開了我，做他們各自的刺綉工作了。我也取了一張新裁的手巾，將角上刺上兩朵玫瑰，預備贈給我的摯友紀念的。不料一花沒有綉成，可愛的小妹妹，又要我回房間裏講解國文了。

詩

歌

戀歌

高揚中
李蕙田

(I)

祇要是胸中有所思念，

好像是先掉了一樣物件；

又好似得到了一樣物件；

牠老是盤据着我的心田，

使得我什麼事都要廢然！

安得高岡十萬八千丈！

使我登而遙望！

更安得如飛機般的駛航？

一霎時送我到渴慕的甜密的故鄉！

呀！

我且振起精神，

休要墮落！

但是，

高岡在什麼地方？

還舉空成夢想！

飛機雖然駛航，

怎能載我還鄉？

唉！

精神還是墮落！

叫我怎不惆悵？

(2)

皓潔的明月光，

你好似一個和平的慈愛之王？

將光輝靜靜的無私的公開在世界上！

且能照徹了人們的心房！

請告訴我那嬌好的姑娘：

我是費長房，

縮不盡和思路長！

牠是女媧娘，

補不完離恨天廣！

唉！

生離令我情惆悵！

怎不悽涼寂寞？

試向她心的振盪盪，

是不是和我一樣？

以上譯月出

慈母

山東省立第四
中學三年級
胡純菊

風聲雨聲，打斷了愁女的心情；

淅涼淅涼，徒增我無限的悲傷！

母親，我眼前映現着你的憔悴瘦影，

我腦中盤旋着你悲傷的音容。

母親，你的形影是怎樣的憔悴可憐！

你悔恨女兒遠離在你的面前；

我豈願拋棄了溫柔的慈顏，

來做這苦守寒窗的嫠婦。

母親，當我離家的時候，

你帶着愁淚送我到車站，

嗷嗷，涕泗，長嘆！表顯出不忍我遠去的流戀；

這是我在車中的回盼。

嗷嗷，涕泗，長嘆！女兒的肝腸哭斷！

光陰似梭，似箭！不住的輪迴旋轉，

眼看着暑假來在眼前，

母親，你和你的女兒敘談，當在家庭中的樂園。

月

蘇州職業女中
業女中職
憶
痕

皎潔燦爛的月呀！

你能在死一般沉寂的黑夜中，

射出幽然可愛的光輝，

孤獨的我呀，

在漫漫長夜中得到了多少的安慰。

可是你的耳根太柔，

聽信了黑雲底謊言，

你就斂起了笑容和光輝。

孤獨的我呀，

那裏敢反抗你的虎威，

可是你也不要太自傲吧，

一旦太陽光永久地沉滅，

你可能再射出光輝？

酸

蘇州
職女
中
憶
痕

梅酸哪，

桃酸哪，

杏酸哪，——

一切的酸味，

她都嘗遍。

她初嘗的時候，

似乎覺得酸裏帶甘。

有些兒戀意。

現在嘗着的酸呢？

呀！她覺得非但沒有甘味，

而且半夾着苦味，
也許有些兒妬意。

送春

揚州
中州
陳忠夔

憶匆匆相見，

給我多少纏綿蜜意；

呵！如今佳期難再！

春色已闌！

何堪憶！

幾絲歪斜的細雨，
把春光灑將歸去；

楊柳低垂，

綠草幽靜，

寂寞的殘春，

將成淒涼的苦惱！

鶯聲漸老，喚起愁人淚，

落花似雨，片片傷心意，

心兒片片，

淚兒點點，

一陣傷春念！

覓不到一點的香紅，

更留不下一縷餘戀，

憔悴的春光呼！

此境最愁人，
去日真如電？！

媚媚的離情，
絲絲的別戀，
趁黃鸝寄語春光，
我們深深底懷虛着，
向伊何忍離去！？

給：——

西斜的太陽，
被輕羅般的綠雲遮着；

平陽
蘇惜秋

左邊的宏廣工廠

長放着漆黑濃厚的煤烟，

一層一層地飛向天際盤旋，

灰色的天空，

愈顯出慘淡可怕！

怒號不住的狂風，

嗚嗚不停的汽笛，

惹起了人生無限底悵惘，

我的消瘦的面龐，

呈現憔悴的形容了。

我是宇宙底人類，

我的心海之死呢？

爲何發着說不出來的無限悲傷恨事？！

唉！顯明的淒涼景緻，

怎不感到人生之飄忽，

身世之悲寂？！

我的……嗚！

昨夜夢見和你親吻，

可是現在呢？

甜蜜不過的嘴，

奔竄於何方？

悲哀的絲氣，

似火一樣的熱烈，

流落在我底身上，

我的情潮似海濤般奔騰，

我的眼淚似春雨般傾下。

淚濕了枕簾，

使我淒涼地呻吟，

誰拿着我底命運的旗，

指使我沉入苦海呢？！

我的……呀！

我吐出我底心聲！

你已經明瞭麼？

遍處荊棘；

滿地葛藤；

教我何處向前進！

你將見我淪亡於愛海中吧？！

光陰難留，

一刻一刻的過去了，

呵！人生底樂趣，

何嘗永遠堅定？

我底心兒呢？

將渺渺而失墜！

傷心啊！

一聲道別，

兩眼淚流，

萬里山川的阻隔，

向誰去求縮地之方呢？

現在，現在呢？

懣懣緊壓着我底四肢，

悲哀永蹶着我的心兒，

懦怯的我，終是懦怯的我，

將永遠無能力來打破這慘淡的圍困！

我的形容憔悴了，

我底滿腔悲悶，

只可哭訴於苟延殘喘的夢魂中了！

一九三一，六，五，脫稿於夕陽將下的時候。

思親

高揚中
李蕙田

母親呵！

你必定因我而皺起了臉上的皺紋了吧！

你頭上的花髮增加了白的沒有？

我爲你呵！

只是心無主宰的悵望與徬徨！

唉！

我願我是善飛的小鳥，

可以奮翼千里，

暫時投到你的懷裏！

我更願你以你的慈愛力，

如吸引力似的吸着我而永遠的莫離開我
父親呵！

當這清明的時節，

母親哥嫂姊妹們，

正在哭和奠吧！

可憐羈旅在異域的你的薰兒，

還不知你的墳墓在那裏哩！

祇好含着淚和痛，

由心的深處，

呼出一口悲哀的氣，

隨風送到你的靈前吧！

唉！

我願我是鳴禽，

棲止在你的墳頂，
並唱着柔和的樂音，
使你永不成爲淒涼！
我更願做你墳上的松、柏、桃、李，
爲你遮蔽那霜、雪、風、雨！

聽中秋簫鼓

廣東梅縣
縣立女中
伊麗娜

一輪皎潔的明月，
高懸在空中孤孤悄悄；
萬象畢呈盡是冰清玉潔，
飽受着她底恩光普照。

秋日的氣象何止萬萬千；
月下的景色更覺美麗鮮妍，
際此中秋時節的良宵呀，
我已給月姐陶醉終夜不眠！

在這充滿着螢潔底蒼空，
忽地傳來一陣簫鼓底聲音；
那時好像是嶺表的松風震蕩，
人間呀已是大夢沉沉。

月姐呀爾那樣地雲衣重裹，
我却衣單露冷身上已覺輕寒；
爾是人間唯一的慰藉者，

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穿。

爾那邊好似有無限的寶藏，

也許是人間所謂的仙鄉；

我不知受盡了人間多少苦惱，

我要翹翔地飛進爾那天堂。

秋夜懷人

一個秋高氣爽的晚上，

我獨自在月下徬徨；

朋友喲爾何一去不返，

一九三〇中秋之夜

廣東梅縣
縣立女中
伊麗娜

音信杳然使我中心惆悵！

忽的一陣秋虫的鳴聲，

使我起了不可名狀的震顫；

爾那憂怨的聲音呀！

在打動着我傷別的心絃。

回憶往昔的月下談心，

而今啊都成絕影曇花；

往事重重那堪令人回首，

望眼欲穿呵海角天涯。

紀當年聚首同堂，

幾曾想到今日勞燕分飛；
人生處境雖說是飄泊不定，
但爾總該呀早定歸期！

正不知何月何日才得重逢，
連綿舊雨呀剪燭西窗；
歡談過去的離情別話，
是多麼的愉快呀意味蓬蓬。

秋風多厲呀朋友，
爾請強飯加衣！

彼此珍重遠大的前程呀，
就是永不相見和心也覺快愜！

一九三〇，九，七。

所	版	實
		價
		六
		角
有	權	

全 國 女 學 生 文 藝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〇〇〇一——二〇〇〇

編輯者 東華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東華書局

發行所 東華書局

上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二〇九號

